

30  
8947

1105  
=305



1105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八

南菁書院

書古微也

邵陽魏源默深著

古文太誓三篇發微

周書第一篇

六篇且

問太誓之篇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

獻之與博士使讀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曰太誓後得皆以太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

八篇矣于是馬融王肅以書傳所引太誓不見太誓者甚多疑

其不真偽古文遂別撰泰誓三篇以實之然無如史記儒林傳

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鑿有明證于是孔疏為之說曰司馬遷

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史記總并

歸之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為民間所得近代朱氏彝尊又

謂伏生二十九篇內一篇為書序此並曲申劉向父子謂伏生書原無太誓之說也王氏引之則謂伏生書本有太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不待益以民間所得而篇數始足二十九篇皆經文亦不待并序計之而始足引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七年民間未獻太誓之前而策中已引太誓火流為烏周公茂哉之語為證又引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卷為證又引平當受歐陽尚書班伯受小夏侯尚書而皆引太誓之語為證又引藝文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且安國卒於武帝中年民間未獻太誓之前為證又引漢書儒林傳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成數十為證又引尚書大傳兩引

太誓之文且言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及言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皆數太誓在內為證

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皆今文所

有以知伏生書二十九篇早有太誓在內而斥向歆父子太誓

後得之說為傳聞失實二說判然冰炭者何曰書序作太誓三

篇上篇述初年觀兵之事中篇為第六次告諸侯之詞下篇為

誓軍士之詞諸儒所訟皆由忘太誓之有三篇而皆執為一篇

佚則全佚得則全得是以執伏生二十八篇之說者無以處夫

董生大傳所引太誓之詞

又司馬相如封禪書及終軍麟木及對皆在武帝初年而皆引太誓

儒林傳藝文志歐陽夏侯卷數之全執伏生二十九篇之說者

又無以處夫向歆民間後得之語殊不知二十九篇之內如金縢太誓皆非全文伏生所得者太誓殘本故書大傳歐陽夏侯

董生所引者上下二篇之文而中篇無一字武帝天漢間孔安國所得及末年民間所獻亦太誓殘本故史記所述馬融所見亦不出上下二篇而書傳所引太誓中篇不在其內惟其皆非全本也故後得之文或與初得者有出入他書所引者間為此書所無惟其皆曾得殘本也故不可謂後得之書不當為先未得者所引知此則諸家之訟不排自解矣或以白魚赤烏流火類於讖緯則書序明有彙敷難雉嘉禾異畝同類之文亦可謂非孔子之書乎武成可取惟二三策尙未嘗以武成為盡不可信況太誓乎惟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所輯太誓零雜件系不成章段不足以補古經今別區為三篇各注出典以息爭訟而弭遺憾言曰太誓補遺

其太誓補上

周書第一一篇

惟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

史記周本紀有九年無四月書大傳有四月無九年今合

用之東觀兵三字亦本史記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栗

信哉子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必力賞

罰以定厥功遂興師

此據周本紀及書大傳參用之

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此據齊世家及周本

紀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淡以燎之羣公

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此據書大傳及周本紀楚詞注

至於五日有火自

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

見周

本紀及大傳鳥作雕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都茂哉茂哉子聞古先

哲王之格言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天之見

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此書大傳文而董仲舒引作周公曰復哉復哉周禮疏引作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

先哲王之格言皆引此文互有詳略茂復懋三字同音段借不天之大理謂天討有罪大刑用甲兵是即天監之大濩也此正

稽古四句漢書郊祀志引即所謂格言也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周

禮太祝疏引又漢書劉輔傳云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即謂此經也遂至盟

津見齊世家王郊祀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王郊祀三

字據晉紀總論引周書曰武王將度河不期同時一朝皆曰帝

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據史記以伯夷叔齊扣馬而諫

知義士猶未歸心故還師也蓋孔安國古文說

太誓補亾中周書第一

居二年商王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

抱其樂器犇周王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伐乃徧告諸侯據周本紀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太誓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詩烝民箋疏引太誓昔有古訓四字舊佚據下文引古語此附下而罔

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

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引太誓此述古先王商王大亂

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

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商王九句

見呂覽引武王告諸侯之詞三不辜謂九侯鄂侯比干也小人以下三句見墨子尚同篇引太誓以為紂之苛政蓋見知連坐

之法紂創之以監謗古無此刑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奔殷

也此二條皆紂賞罰不平之罪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奔殷見

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母廖排漏天亦縱之弃而弗葆見

子非命篇天心篇引太誓凡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三見此聲紂不敬天祖之罪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政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管子法禁 墨子非命 紂有臣億萬人維億萬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

管子法禁 篇引太誓 文王若日若月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兼愛 民之所欲

此處當 天必從之 左傳昭元年及國 惟爾有邦豕君尚克相予 有號令

諸侯之語 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

以意補字 五千人東伐紂 據周本紀 中篇告八百諸侯也蓋初篇觀兵

是以還師及二年比于死 是以還師及二年比于死

箕子囚始決計征商也 太誓補亾下 周書第

維十有一年王伐殷 書序 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 逸周書和寤解

誓之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周禮肆師疏

首 日惡讀亞亞次也鼓鐘所以觀號令故居前觀臺所以占候故

次之將舟載社主司殺戮又次之宗廟即文王木主載於車中

者故又次之周禮疏引此不言太誓而文非傳 維十一月戊子

諸侯之師初發越五日癸巳王啟行惟丙午王逮師十二月戊

午度于孟津 此據漢律歷志也書序作一日戊午師度孟津者

商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書大傳及書疏惟引丙

午王逮 前師乃鼓鼓譟師乃愾前歌後舞格于上下 據書大傳

師六字 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據周本紀乃詩 天將有立父母民

疏引作格于上天下地又後漢書杜周 之有政有居 詩譜序疏 王乃作太誓王曰告爾眾庶司馬在前

傳劉陶並引鼓譟作鳧藻聲近義同 今殷王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

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乃斷弃其先祖之

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此據周本紀惟四方之多

罪三句從谷永傳引增司 馬在前四字從詩大明疏引增重言淫 故今台發惟龔行天罰

周本紀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

采太誓昭二十四年引太誓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單襄公引太誓予克紂

非子武惟朕文考無臯紂克子非朕文考有臯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引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采太誓有攸不為臣東征綏

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趙岐曰此道武王伐

紂時事皆尚書佚篇文攸往也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

士民所往無不念親臣子之節也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引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孟子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池商庶若化尹

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見逸周書武成解與孟子所引太誓相類故附

于此篇之末公與饗古音同部

案上篇曰惟九年中篇曰居二年即書序之十有三年也

序惟據下篇克殷之歲故曰十有一年師度孟津作太誓

既克殷又二年而訪洪範于箕子曰維十有三祀皆據武

王即位之年非并數文王受命之年也既克商二年王有

疾周公禱之作金縢又三年而崩故多方曰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又曰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禮記所

謂吾與爾三年亦從此傳會逸周書武寤解曰惟十有三

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命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及典寶

云云蓋周公禱於三王而延武王之齡其時武王亦有延

齡三載之夢故立嗣託孤于周公而後世傳聞失實與然

度邑解作于克殷二年而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

於今六十年則武王即位時年四十有七居文王喪畢而

生成王武王在位十五年而崩年六十有三禮記武王九十三而終當

為六十三之誤其上時成王年十有三明年十有四歲周

文當云我百爾六十公冠之而後出征此見于經文書序乃逸周書章章可考

者至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與劉歆再期大祥伐紂并文王

受命稱王數之為十一年之說皆於經無稽君子所勿道

焉

泰誓武王觀兵克殷蒙文王元年共十三祀發微周書第一篇

文王猶可不伐殷至武王則不可不伐矣史記周本紀曰詩人

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丙之訟後十年而崩案十當為七之

誤史遷問故于孔安國安國受之伏生斷無不與書大傳合者此傳寫之誤也武王即位脩文王緒業

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東

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曰克殷後二年間

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紂惡故問以天道據此知武王克

殷在西伯即位之第三年用商正則在二年三年冬春之間史

漢所同也小異者漢書據書序謂十三年克殷以箕子歸史記

謂十一年克殷十三年始訪箕子耳考尚書大傳曰武王克殷

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去之朝鮮武王

聞之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

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史記問故于孔安國所本初無不

同也但既以武王上承文王之年而于七年後加以武王觀兵

克殷四年僅十有七年于書大序十三祀克殷以箕子歸之言

不合故史記于四年之數外增述九年十一年以詳十三年之

數蓋書序以訪箕子在克殷之後渾括言之而史記則符述之矣豈有書序之文亦必如史傳之詳耶亦豈因書序渾括而遂并二事爲一事兩時爲一時耶考國語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韋昭注曰歲在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謂戊子日月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也辰在斗柄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是日月合辰柄前一度也星在天駟謂周正月辛卯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二日癸巳武王發行二日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三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龍之首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此

可知武王伐紂在卽位之第三年春而其行師則于第二年年之歲杪夏爲十月殷爲十一月是時固未改元借以周正言之則爲十二月也蓋于二年之建亥月戊子日起師是爲周正十二月之二十八日晦前一日也師先行武王自後從之武王之行則于三年之建子月癸巳日是爲周正之正月初三日親行也漢書賈捐之傳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至丙午日逮及師前而進月之十六日也戊午渡孟津則周之正月二十八日矣後五日癸亥至牧野夜陳師是爲周正之二月初四日之夜也卽于甲子昧爽合戰是爲初五日也國語所言與劉歆三統歷相符是知文王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爲十一年又逾二年爲十三祀而訪箕子但史記所述與書序有詳簡之殊豈能以

史之詳責書序之簡亦豈能以書序之簡疑史傳之詳哉  
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齡者鈴之假借蓋當  
日夢中奉上帝以九鈴手賜文王而文王會其意占爲年齡猶  
夢書所謂夢棺得官之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當作我  
百爾六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六十三而終古  
文六九形近六譌爲九傳寫之譌年齡脩短天賦非人力從古  
帝王無減年錫子之事蓋亦必夢中錫鈴之時帝命文王以三  
鈴與子故文王會其意可減己三鈴以益子因豫以告武王也  
天之厭商甚矣使文王再延三齡則朝覲謳歌訟獄盡歸于周  
其克殷之期不能延至武王而有服事不終之恨使武王不益  
三齡則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何能有禱卜請命之靈蓋周公

不禱于天而禱于三王者亦以文王舊有錫齡之夢家庭相傳  
蚤非一日故欲於此驗之也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夫太王當獯  
鬻追逐奔走岐陽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之時且值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之後安得遽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亦安得有讓商之心  
爾雅釋詁翦勤也國語元王勤夏十四世而興周之勤商猶契  
之勤夏也太王王季其勤王家故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云武  
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鼓馬十四匹三  
十五年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  
之戎周師大敗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王季爲殷  
牧師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  
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季歷功賜以圭瓚九命爲伯皆世勤王家

之事周之王業實始文王太王玉季特肇基之始耳至泰伯之於周則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泰伯王季相友之明文並無辟讓之誼而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何耶且父病而兄弟託詞采藥于二千里之外不情一聞太王之薨兄弟奔喪至周王季亦不留之聽其自去自來何謂因心則友不情二以端冕開文明之君而太王卽以國傳之命異日轉傳文王如殷人兄弟世及有何不可而居夷遯世迹類朝鮮不情三夫子且謂民無得而稱而今于百世下欲尋至德無名之證其可得乎以無名名之亦卽以不解解之其諸惟聖人能知聖人與

牧誓上

周書第二篇馬融注謂牧野卽妹邦以牧馬秣飼得名不知妹邦毛詩作沫以水名地沫邦王都大名牧野乃其小地況今文牧本作姆何得傳會牧地又傳會爲秣邦耶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維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

如熊于商郊弗返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牧誓下

見尚書大傳名大戰篇即牧誓之下篇也

武王與紂戰于姆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乎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肯餘肯餘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武王聞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方知曰

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武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亾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取者散之況于復藉乎在者歸其父況于復徵乎

謹案牧野雖誓止及武功而所以甯民致其崩角稽首誕敷文德以開八百之祚者尙未見于經即逸周書所載真武成篇亦有後人增竄不可盡信是猶開國之遺憾也惟大傳是篇所述賢臣聖主勗謀莊議上繼皋謨視逸周書又曉然而出其類自非命世大儒亞聖鄰幾之學烏能吐辭為經使百世下如日覩者乎謹輯以為牧誓下篇次于

泰誓之後可謂武亦盡善無遺憾矣

武成補亡上

周書第三篇即克殷篇也

史記周本紀全用克殷篇在汲冢書未出以前則孔安國古文書固以克殷篇為武成無疑史遷問故于安國而知之故全載於本紀與漢書律歷志之引世俘為武成者各為一事疑古武成為上下二篇故今分輯之以補其久而正偽古文之陋其膚侈不可信則附注焉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孔晁注十二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

迎戰也 武王使師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

商師大崩以上逸周書有之以下史記多五句今補於正文紂師雖眾皆無戰心心欲

武王急入皆倒兵以開紂師此五句史記文血流漂杵四字見孟子明承史記倒兵之

下逸周書無史記數語故孟子之語無所著東晉古文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蓋合史記孟子兩文兼用之也商

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紂取天智玉琰縫身

厚以自焚凡告焚玉皆銷天智玉不銷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

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侯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

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既自焚已乃使人帷而守

之原文云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

以輕呂斬之以元鉞懸諸小白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

臺屏遮而自燔于火又世俘解云紂取天智玉琰縫身厚以自

焚何况骨肉尚何有首可斬有二妻首可辨一篇之中自矛自

盾顯為後人附益蓋死于自焚者周史原文也焚後加鉞懸旗

者戰國險人竄入也武成之書春秋戰國迭有竄入故孟子以

為不可盡信而僅取二三策則孔子所錄之武成已非周初原

本矣桀奔南巢湯就而放之使紂不死武王之武成也賈子連語篇

如成湯放桀之故事紂之自焚死武王之外民之不幸也賈子連語篇

言紂鬪死紂之官衛與紂棄玉門之為兩鉞兩白之斬懸乎市

王使人帷而守之其言已不情況又為兩鉞兩白之斬懸乎市

徒有如此謬文乎蓋又戰國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

所竄入故孟子不信歟

書古微七

旗于王前注素質白旗前為王王叔振鐸奏拜假孔注羣臣諸侯應拜假者

則曹叔振又陳常車孔注常車威儀車也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來

王史記作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即位於社南大卒之左

孔注輕呂劍名執王輕呂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

禮傳禮相禮也史召公畢贊采師向父牽牲孔注贊佐采事也倅王也尹逸

策曰殷末孫受德迷先王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

受德督與此正同史記作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旻天上

帝武王再拜稽首曰史逸讀策語未終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

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史記引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

臺之財巨橋之粟南宮忽史記作南宮适振散乃命南宮百達

史佚遷九鼎三巫百達即論語之伯達晉語文王詢于八虞注

周有八士皆在虞官三巫孔晁注地名史記

作寶乃命闕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孔晁

祝主祝賓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乃班孔注還

武成補亡下周書第三篇即世倅解也

惟一月壬辰劓死霸荅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維三月既旁生

霸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

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凡八十二字亦律歷志所引其文見逸

無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孔注言成者執

疑也此克紂還歸所作案武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

成名篇即取篇首正字也

丙午丁未舊作丙辰丁巳盧校改從一月

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

王乃步自于周征伐

書古微七

商王紂孔注旁廣也大月大時也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接于商孔注越於也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

孔注劉克也矢惡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孔注

受命禦追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孔注禦循追

紂黨方來祖考壇帷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呂他命伐越戲方王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孔注

荒新將也越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孔注侯來

戲方紂邑陳紂甲申百禽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孔注百禽亦將辛亥薦俘

殷王鼎孔注殷國之鼎案通鑑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

帝孔注矢王不革服格于廟秉黃鉞語治庶國籥人九終孔注

祭天之服以告祖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

列升告殷罪孔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長籥人造王秉黃鉞正

國伯孔注于籥人進則王子王服袞衣矢珪格廟籥人造王秉

黃鉞正邦君孔注正諸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孔注王士紂之

籥人造王矢珪秉黃鉞執艾王奏庸大亨一終王拜手稽首王

定奏庸大亨三終孔注大亨獻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

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注謁告也明明詩篇乙

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

紂傳王者未作樂時因先王之樂宜于事者用之故周世以大

武與大夏並舞及所奏九夏皆夏樂之名此崇禹生開等皆夏

樂章可知庚子陳本命伐曆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陳本百

知已三將也曆及宣方及蜀皆國名路史國名紀云鄜商時侯國從

地從邑本作曆也戰國秦策黃歇云割濮曆之地新序作濮歷

是曆近濮在商畿內之地乙巳陳本命新荒自蜀曆至告禽霍

侯艾侯俘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孔注

此復說克紂所命伐也庚子閏二月十二日禦紂大臣也盧文  
 昭曰此復說克紂所命伐故曰不與上次或以庚子為庚申乙  
 巳為乙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  
 丑非也  
 厲告以馘俘源案自此以上皆書序所謂武王往伐歸獸及孟  
 子所謂周公相武王誅紂滅國者五十驅飛廉於  
 海隅而馘之之事以下原文尚有武王狩禽虎貓犀麋熊羆豕  
 貉麋麋麋鹿等各數十數百數千乃孟子所謂周公相武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事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識其政事作武成此正歸獸之事但其數過侈也又曰武王遂  
 征四方凡懋國九十有九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  
 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孔注皆疑其大言不情源案古者得  
 人之國必稽其版籍人民之數而史臣侈之遂以所籍民數為  
 俘數所謂武成三策不可盡信孟子所見武成即此篇不可轉  
 以此疑非武成也故不為正文而附注於此孔子曰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左傳邲之戰以楚莊蠻夷之君歷舉周頌大武  
 各章有同經師宿學曹共公與晉文同時而侯人凡服國六百  
 刺共公之詩晉人已舉其詞左氏浮夸其明證矣  
 五十有二孔注此皆屬紂也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  
 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孔注此於甲乙四月二十二日也先廟後天者功業已成故也武王降

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孔注使史佚用書也武王乃廢于紂

矢惡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太師孔注廢其惡人伐其伐厥

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孔注言初克紂于武

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孔注言陳列俘馘于

武王在祀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祀下舊有太師負商王紂

五字皆與登臺自燔死玉皆灰燼不合又與若翼日辛亥祀于

位用籥于天位律歷志引至此止孔注此詳說庚越五日乙卯

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冲子斷牛六斷羊二孔注曰

五日以諸侯祭其有斷殺者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告朕文考循商人典以

克紂告于天子稷孔注告諸侯竟殺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

土于誓社孔注百神天宗水曰惟予冲子綏文考至于冲子用

牛于天子稷五百有四孔注及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手百神水土社

三千七百有二孔注所用甚多似皆益之蓋與上文民數為俘數皆戰國時人竄入周初史臣似不至是也

附錄孟子墨子呂覽論語佚文曰古者文者前商人典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爾雅郭注引篚

厥二語為肅征篇云孔增益作泰誓文案不為臣非克紂事乃周公相武王滅奄之事也

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

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

予一人見墨子案詩周頌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謂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是武王于諸嶽皆望祀而未親祭

故管子數古帝王封泰山不及武王墨子此文與論語出入當是武成篇望祀泰山之祠

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

乘牛弗服鬻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見呂覽慎大篇即書序往伐歸

伐歸獸作武成之佚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

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武成篇佚簡見於論語者與墨子所引相出入孟子

所取二三策殆其是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需

論其說矣  
如二三策

取自取身升書海以存世公限端  
其國繼餘世舉政列天下之凡論心  
國自大資善人思言量書出對  
其國繼餘世舉政列天下之凡論心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書古微八

邵陽魏源默深著

金滕發微上

周書第三篇  
互見詩古微

問金滕之書古今聚訟馬鄭以鴟鴞貽於三監未征之前而以  
罪人斯得為成王誅周公之屬黨許慎王肅以鴟鴞作於三監  
已誅之後而以罪人斯得為流言起自二叔故辟位與辟法異  
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皆以為流言疑謗君臣之大變獨西  
漢今文尚書家則不然謂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言  
之變成王不疑周公猶孝昭冲年即位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漢書昭帝紀贊又謂周公東征四國  
是皇者以三公出為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白虎通義與馬鄭

古文說判然不倫如其說則君臣初無疑閒公何爲而貽詩天  
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誚終泣各相乖刺者何曰是說之不  
明蓋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  
道則眾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  
明秦漢尚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  
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子東作歸禾周公  
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  
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  
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之

言也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十二月崩鎬肆於岐周孔晁注

乃後之歲也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

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

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於九畢孔晁注

畢成周之地此尚書逸篇也書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三

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

致政又大傳以大誥列金縢之前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

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

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

以封康叔於衛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  
 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旅同聲字作嘉禾初管叔畔周公  
 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  
 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  
 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  
 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  
 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  
 終成王少我所以為此將以成周於是宰相成王而使某子伯  
 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三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土二  
 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母畝同

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  
 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又宋  
 微子世家管蔡世家皆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代行  
 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誅武庚殺  
 管叔放蔡叔此史遷問故孔安國蓋尚書古文家言也源於是  
 為之說曰書序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  
 蔡伐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故能讀鴟鴞之  
 詩悟金縢之策勝爵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襁褓負屨之朝  
 故周本紀魯宋蔡世家皆咎管蔡流言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  
 伐誅武庚三叔周公在朝未嘗踐阼被疑出征未嘗專命明矣  
 唐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於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即尊三公亦

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武王崩三監淮夷即叛周公即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五年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三年罪人斯得合與書大傳大誥列金縢之前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世家皆合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數之其非居喪二年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以貽王與金縢於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於東征事定以後非作於東征以前且并不為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孟子言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復反之民大悅使成王果疑周公蹈太甲之故轍周公必用居桐故事使其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後已豈有貴戚之卿反不如異姓之卿乎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於天而公不受矣

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未定天保汝維朕達弟乃令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叔旦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恐涕泣其手云云必於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平乎周也

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至蒼曰古者周公一

舉則三方怨曰聖人所在朝觀謳歌訟獄皆歸往焉聖人得百  
奚爲而後已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  
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  
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三叔入二公不以疏閒  
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尙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  
必歸周公西周治日徹東魯化日行天下方習於殷人弟及之  
舊而震於周人傳子之新朝觀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  
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  
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  
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憫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  
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

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大定矣不曰東征  
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  
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  
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鴟鴞之詩史則曰成  
王亦未敢訓周公尙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爲言  
從也訓則順之段借訓則訓之形譌段氏尙書撰異曰玉篇古  
文信作訓集韻作訓從言  
從立心與訓訓皆形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鴟鴞成王亦未敢  
之詩也此說作訓於誼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

信從鴟鴞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庥已至區區  
推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悔予之亟何至有拮据瘁  
瘠之苦傷翹漂搖曉音之感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  
憂危不可旦夕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予未

有室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皆志在遷都作雒夫舍文  
 武豐鎬之安而為勞民動眾之舉非有般庚圮河之迫而同太  
 王去邠遷岐之事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綯  
 繆牖戶則志在制禮作樂以為億萬年苞桑之固夫三后創基  
 於前予小子止當守成於後不沿襲而創造後人能勝前人乎  
 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予弗狎於弗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  
 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童心未去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為非  
 已所及誠恐一旦盡從公言則心日勞身日瘁焦然無復為君  
 之樂此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日侈  
 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日佚其尚可進於耿光大烈乎聖人  
 之於天道賢人有所不知即二公殆亦未之深喻吾於君奭不

說見之矣吾於度邑解武王憂天保未定不違假寐獨以告周

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

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詩箋曰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

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至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曾注尚書大傳

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其意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

作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

洛以觀天下之心鳴鳴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觀

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猶未洽於

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霸雜用逆取順

將慙德於禹湯遜隆乎虞夏卑之母甚高論繼志述事之謂何

其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

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陷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  
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眾人以不得天下為墜  
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為墜天之  
降寶命鴟鵂與七月同列於幽風與無逸同誨於成王無非動  
其敬天命畏民暑而易其逸豫宴安之志何暇追計於小腆之  
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鵂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鵂鷓鴣鳥也  
鴟鵂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於大  
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于破是其病也 文選 毛傳  
鷓鴣鷓鴣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瘡故能免  
於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鵂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

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縣牖戶文選張俊表曰鴟鵂  
卹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鵂鷓鴣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  
勞是四家詩皆以為鴟鵂自言為周公自比不以為惡鳥斥武

庚說詳詩古微

天下小安宴然無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

託居於葦蒿而不知網繆於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恩風雨漂  
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無皇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  
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  
易之憂患乎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  
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騰告其內  
始知三聖人之畏天命憂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  
多難興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偃然不知猶有童心厝火

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嘒嘒其音乎自新

以迎天意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為成王迎周公

而歸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郊天以謝上帝

孔傳郊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告天也用今文說即遷改速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

所謂禮亦宜之者也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同旋經日斯之謂也翻然東徂以親

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遣梓獻圖告小

明穆穆精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

康夙夜基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

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為公之

功不知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為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

大化乃成至於刑措漢書王莽傳夫孰知其憂勞拮据綱繆壹至此

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

七月同在幽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毖之志

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逞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

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於一身之流

言而國家之治與未治王德之成與未成曾不平於其慮曾若

是為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全詩皆為周公自救

何與於救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幽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

之東乎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於觀於佚於游於田斯樂而

淫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讀書讀此

月鴟鴞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殷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逆志知詩深  
徹成王母恃陰雨之未至以流於殷樂乎辭嫌之事賢者不為  
二公在朝流言奚入諸儒未達賢人之心而欲論聖人之志或  
謂周公辟流言或謂刺朝廷不知周公烏乎手載以至尚不知  
是詩而謂當毋冲夫其遽知之乎論以昔全荷皆為周公自楚  
言而或曰說文訓辨為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猶漢書治  
諸管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及居東二年  
冬十窮治流言所自乃知管蔡管蔡故云罪大斯得源案武庚  
長賦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可以惑眾人  
少且豈能惑三王在天之靈豈三王尚不知公心而待其自白  
乎法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與不利何與武庚事三叔與武

同封庚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三叔東征二  
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三叔尚未叛獨武庚一人  
非如叛乎大誥篇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之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是武庚之叛以興復殷祚為  
辭三叔之叛以翼戴冲主為辭同城舉事名號既殊成王  
東正縱不悉三叔之奸乃并不悉武庚之特乎舍先王顧命託  
孤之聖輔而惑小腆桃蟲之狂孽不但如漢昭乃并不  
十三如劉禪乎周公不如伊尹乃并不如霍光諸葛乎敢委曲  
乎五以徇馬鄭之誣何如正法以球聖人之志謂如玉也  
手東金滕發微中周書第三篇四書以楚如王乎二十一年是  
問成王即位之年鄭氏謂年廿歲三年免喪年廿三周公將攝

政避流言居東三年感天變迎歸年十五是為周公居攝之元年東征三年歸又攝政四年乃致政成王年二十一攝政七年居喪居東五年之外也許慎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即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於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征東在元年歸營洛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五年數之也若斯舛異者何曰鄭氏之謬不可勝數君薨攝於總宰百官總已以聽此上古之制乃不攝於居喪居東在幼之時而攝於東征既歸五年已長之後則為居攝之元年而又非成王即位之年大繆一成王崩金縢時已勝游冕之服梧鳴之詩明在已冠之後夫戴禮公冠篇周公冠成王命其作祝詞故宋王儉諒闇議據之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

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誼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自是而譚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聘之典卒哭而備舉南齊書禮志蓋天子之禮與士大夫

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若不冠何以祭天數知元年夏葬武王於畢周公即冠成王於文武廟而後出征年肆四矣金縢在王監已平之後成王年廿五除喪并服周公亦繡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謂國君十五生子之年亦余文尚書說命乃謂成王冠時周公不在京師與大戴禮公冠篇相違夫繆三逸周書序篇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誦告以政要作武微五權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

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非維是成王元年明年三  
監未誅之前乃移於三監已誅攝政復辟之後大繆王若夫襁  
褓負展之言由誤讀保傅篇以成王為太子時事為天子時  
事保傅篇言古者太子始生即舉以禮教之於赤子之時故成  
王幼在襁褓之中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又  
置三少以道習之故太子生而母見証事聞証言此謂武王時  
教太子誦之法也又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而後繼以三代天子之禮引明堂  
之位曰道者導天子以道常立於前是謂公也充者究天子之  
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彌者彌天子之過常立於右是召公也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申立而聽朝則

四聖維之此則成王即位以後周公夾輔之證也故曰殷周所

以輔翼天子者如此後人誤以保傅太子之年為天子之年以

周公在前之位為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

漢書霍光傳

大繆四而

荀卿至謂周公屏成王代天子以遂其放言高論處士橫議之

習漢儒傳授類出於卿馬融因刪保傅所引古明堂位別為明

堂踐阼諸侯之記誣聖畔經公相祖述人知李斯以卿學亡秦

不知歆莽以卿言代漢蓋大儒之效如此也眾言殺亂則折諸

經書序百篇夫子所手著試平心讀之其將何從焉問周頌作

於周公攝政制禮樂之時故多與召誥洛誥相表裏猶幽風之

於金縢也至周公攝政則荀卿韓詩外傳並有其說而書大傳

逸周書淮南子并有其年非始於鄭氏也願質其疑曰鄭氏攝

政之年非同於逸書大傳之年而荀卿之說又大諱乎夫子之說考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匡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其年數卽成王卽位之年數且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受朝稱天子也逸周書明堂解曰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尹俗本作君誤弭亂六年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面立天子成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周公率之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此雖稍遜書大傳之詞慤而亦攝政於成王初年卽嗣君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事而特久其任

非如鄭說不攝於初喪冲幼之時而攝於年長還朝之後也至荀卿以攝政爲踐阼稱王顯與書序及周頌周誥南轅北轍信荀卿則必不信聖人而後可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左右作君誥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非荀卿所謂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君臣易位矣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曰成王伐管叔蔡叔曰成王使唐叔歸禾於東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非荀卿所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枝代主矣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烏

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春秋繁露聖人固預知後世必有假

託以行其僭快其私者故其敘書百篇於成王周公之際別嫌

明微大書特書不一書昭昭若揭日月故孟子不復辭闕焉不

圖猶有藐思孟為亂道儕子弓於仲尼憫然誣周公君臣易位

以枝代主為大儒之效者不知大儒之效則臣之極也子道之

盡也繼志述事成文武之德達孝是也非君臣易位以枝代主

也周頌周公所作清廟祀文王時成王未至洛則稱顯相不稱

天子雍詩禘太祖時成王主祭則天子穆穆而相維辟公顯相辟公

皆周公詳後周誥紀於史臣而酒誥稱成王若曰多方稱周公曰王

若曰召公取幣旅王若公又召公稱但者一成王稱公者十有

三金縢諸史及百執事則曰公命我勿敢言公羊傳曰周公拜

乎前魯公拜乎後正攝政四年封康叔伯之事於此而猶以王

若曰為周公稱王則誣矣愚矣灼然不惑者伏生一人而已親

見百篇之書傳百篇之序引保傅之文言攝政而不言稱王故

明乎書序保傅而後可以讀洛誥明乎洛誥而後可以讀周頌

明乎詩書而後知惟孔子能言周公保傅篇蓋出於古之禮經故漢時與孝經論語並教

太子見漢昭帝紀而後人又以賈子新書語攬入之耳問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於周

公以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襁褓之年然

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鮀言命以唐誥而封於夏

墟實在命以康誥封於殷墟之後國語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武

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

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

序之錯簡烏見成王即位之年非冲幼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

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

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為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呂覽說苑

並作周公皆不言何年然天子親弟即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

年滅唐即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

武王時已封於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王肅並云康國名在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括地志故康城在

許州陽翟縣成王平三監特改封於衛豈至是始封哉即使唐叔此

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曰唐叔史記武王克殷即位社南衛

康叔封布茲豈彼時已封康叔於衛乎且三監平時成王年已

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間嘉禾書大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為一穗民得而獻諸唐叔

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公於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

事豈必就國始可餽禾若九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

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餽周公於兵所則知書

序不可移唐叔不可改而成王周公之一德一心天日其麗矣

問周書皆稱王若曰惟酒誥稱成王若曰顧命稱翼日乙丑成

王崩今古文本並同偽孔本始皆刪去成字歐陽夏侯說謂成王少成二

聖之功生號成王歿因以為謚馬融斥為俗儒之說而以成王

為後人所加者何曰書序於成王之書九篇皆大書成王主其

事以釋周公稱王之疑而經文則於酒誥成王若曰以發其凡

於多方則以周公曰王若曰發其凡以釋假王蒞阼之疑此聖

人特筆至今文家說以成王者生存之尊號而歿因以為廟號

斯誼也自古惟受命之君有之倘受命之君日不暇給則繼體之君能致太平亦可巡守泰山而受尊號書序作成王征篇首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以為生存之稱此七十子微言大誼惟西漢諸儒知之大雅周頌皆作於周公而下武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叔向及賈誼新書皆以為道成王之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云云明指王誦別詳酒誥篇首惟是古受命之王必大會諸侯於東嶽告天即位勒石紀號以為有天下之稱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開國一定之典禮其號乃天下諸侯所公上民所歸往之謂王至周成王則實無封太山之事何以亦稱徽號蓋武王末受命未遑制禮樂會諸侯故度邑解告周公憂天保之未定周公相成王既化殷頑營雒邑

制禮樂以成文武之德即在成周為上此成其王業之號乎乃管子曰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大戴禮保傅篇曰周成王時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有天下史記封禪書曰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謂也殆因成王已受尊號遂以古者巡守告天受命之事傳之乎

梁許懋駁管子曰夷吾言

惟受命之君得封禪而所述十二君有神農炎帝成王成王非受命君何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何分二人不知炎帝謂神農後世之君有撥亂中興如少康光武者與受命何異史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指蚩尤僭號而言豈是戰神農乎成王成文武之德豈以武王未及封禪而成王不可繼志述事乎或又以左傳引載戢干戈二語

為武王克商後所作遂據書序往伐歸獸史記作罷兵西歸行

狩爲武王巡狩之事殊不知罷兵西歸行狩可當升中大會之盛典乎或又謂般詩爲大武之四成而曰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是頌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事不知鄭箋訓允猶爲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故度邑解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明皆望祀而未親至不然武王果有巡守之事何管子論封禪反不數武王而數成王乎況國語引載戢干戈二語爲周文王之頌而周公制作禮樂皆在營雒以後酌桓般賚皆大武之樂章而篇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可謂作於武王之世乎古人文詞闊略凡述開國之事往往兩朝不分尙書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文王豈有殪殷之事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奄三年討其君武王豈有伐奄之事然則凡周秦人述武王之事而兼稱文武述成王之詩而兼及武王舉可推也周頌必皆周公作於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舉可推也

金縢發微下

周書第三篇

問金縢篇子據西漢今古文說以正東漢馬鄭諸儒之失是矣惟秋大熟未穫以下則西漢今古文說并以爲成王改葬周公之事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以戒成王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

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  
穫暴風雷雨禾偃木拔成王開金縢書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用  
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  
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  
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主復風雨禾稼盡起此外梅福傳  
杜鄴傳谷永疏見儒林傳周舉傳張奐傳白虎通喪服篇論衡感類  
篇並謂成王以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及葬以王禮卽有反風  
之應此並今文家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身後與東漢馬鄭古  
文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居東時者鑿柄不入子於前半篇從  
西漢今文說後半篇用東漢古文說自亂其例者何史記魯世  
家末又兼采雜說謂成王少時病周公揃爪沈河以禱於神成

王病瘳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反周  
公易林亦有植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之語蒙  
恬傳及琴操亦大同小異此則更出今古文說之外若斯乖異  
者何曰伏生所得二十九篇內太誓金縢皆殘缺不全而書序  
言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則大傳史記所述周公卒後秋大孰未穫以下或是亳姑篇之  
佚文合於金縢篇內未可知也惟是亳姑篇既不存而突以周  
公卒葬之文承於王亦未敢訓公之下則上篇無尾下篇無首  
橫決不屬且成王啟金縢與周公納策金縢事比詞屬亦無以  
決其必爲亳姑篇之文竊疑未敢訓公之下必有缺文合之兩  
美離之兩傷故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以定經義而息鬪諍非

如前半篇鄭注之支離害道斷不可用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  
失東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並行不悖也至蒙恬傳禱成王疾  
奔楚奔魯之說則譙周所謂秦既焚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  
其本末乃以武王禱病事傅之成王此則經義外傳聞之失更  
不足辯墨子耕柱篇言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奄亦沿襲傳聞以居東爲避位而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  
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此  
則正本經誼足正墨子之疏況自新郊天之解仍主今文原非  
全用馬鄭出郊親迎之說乎問予仁若考史記以考爲巧如馬  
鄭說周公自言仁智才藝過武王且善事鬼神以冀代武王之  
死得事三王於天上則是三王在天之靈果真欲武王之死侍

奉左右乎周公又以能事鬼神自薦於三王冀其代役轉同兒  
戲且旣謂武王仁智才藝皆不已若又安能奉天命奠人心不  
且祈代死而適速武王之死請代而適以自任乎曰所云若爾  
三王以旦代某之身疑當謂代武王之位乃推原三王之意所  
以不壽武王者殆以旦之仁智才藝爲元孫所不及欲兄終弟  
及以旦代之必能制禮作樂以享天祖三王之意如此殊不知  
元孫者乃天命之所敷佑也子孫之所依保也四方之所懷畏  
也若旦則非天命所屬非四方所畏當此革命之初天命人心  
去留未定一旦而失新主則天之降寶命幾於危墜矣我先王  
將罔所依歸矣歸俟爾命俟天命修短也不得請則屏璧與珪  
誓不敢爲當璧代立之事故曰以身爲質乃王瘳而公亦免死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七終  
則是至誠感神也度邑解涕泣共手以辭武王傳位之命金滕  
植璧屏珪以邀三王在天之靈聖人之於天祖無不左右陟而  
呼吸通所謂某禱已久非一旦倖邀之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八公召公固南菁書院

六州書古微九

周誥發微上周書第四篇第五篇大誥多方

問多士多方書序次洛誥之後偽孔因以為再叛再征在周公  
歸政之後西漢今古文家均無是說馬鄭亦無是說但即從西  
漢今古文一叛一征在武王崩時然多方不蠢動於克殷時而  
蠢動於天下久安之後者何在管叔挾武庚忽稱欲忠殷室忽  
稱翼戴孺子進退無據固不足道乃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  
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王曷不違卜皆以殷後武王所立不可黜二叔之罪不可聲討  
同詞阻諫者何周公以王命大誥不剖示以殷罪之不可不討

三監反覆之不可任乃僅諄諄於吉卜之不可違基業之不可棄者何曰武進莊侍郎存與尚書既見有曰吾於大誥知聖人之迓天休奉天命若斯其不易也苟有幾微毫髮之未盡善卽有遺憾於目前日後也書大傳曰武王克殷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儲胥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吾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

說苑同

蓋文王化行

六州惟青兗冀爲王化所未及酌酒寇攘且奄薄姑淮徐戎夷皆紂餘黨怙惡好亂終必不靖太公召公固早見及之故欲乘

克殷震疊之威一舉而芟夷滌蕩之永不貽患於異日使從其言固可一勞永逸而有威無德其能躋隆盛於三王祈天永命於奕世則未敢必也武王周公有兵不耀有刑不黷有太公召公之謀不用因殷都以立殷後紹殷祀興滅繼絕發政施仁罷兵西歸天下之民翕然歸心焉在武王周公豈不以爲上承天意下順民心毫髮無遺憾哉至於武庚之不克紹殷天意不欲使紂有後於妹邦則未計及也三叔之才之德不足靖殷頑化殷俗則未計及也其時微子遯荒尙未至軍門康叔齒少於管蔡未可越次未封有治法無治人千慮一失卒作不靖此武王周公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與天下共見之者也武王方崩三監果叛成王周公征之而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皆以爲不可何哉

立殷後者武王盛德之事考翼之而子黜之狐埋狐搢近於德  
爲不卒也以王宮邦君室之惡不掩覆之而推刃於同氣恐大  
傷厥考心也武王伐紂諸侯不謀同詞者八百國同心同德者  
三千今庶邦卿士無一人與周公同心若之何其可孟子曰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黜  
殷之事不合於武王不合於舊臣者也既而知三監之蠢動者  
非武王措置之不善而用人之未得其宜蓋未嘗圖艱於易圖  
大於細以輕心掉之也使當日舍武庚而立微子於故都以奉  
殷祀康叔召公畢公之徒一二人相之則數載中早已風移俗  
易同於六州安於磐石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惟干戈省厥躬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翻然知前此經畫殷墟

之未盡善曉然知卜筮天意之不可違決然知殷頑汚俗之必  
可化確然知以微子康叔易武庚管蔡之不合於甯王而實合  
於甯王所謂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者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小  
過大過聖人所不免也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  
逆吉況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甯武圖功是卿士皆相從又  
庶民未嘗與卜筮相違哉成王周公處艱大不懼有四國流言  
不畏有召公之不說不顧不徒以保全殷後姑息懿親養奸日  
前爲苟且之計必使前甯人圖功攸終出於毫髮無憾而後已  
必使文王六州之化待於青兗冀而後已若考作室必肯構若  
考菑畝必終穫自王師渡河而東又不亟亟一朝掃蕩而需之

至三年之久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孰謂殺人  
人慝人戕敗人之醜類孰可教告之而聽孰戰要囚之而聽孰  
至於再至於三而卒不聽然後明致天罰惟恐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以失天下之心蓋計三年之久市不易肆農不失耕還師  
社席之上而殷民之負固不服有罪不誅者亦寡矣周公日日  
以艱大之心處之以恐懼修省之心持之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子惟小子若涉淵水拮据捋荼羽譙尾翬室翹音曉周公知之  
成王未必知也成王未知艱大之可懼則未知天命人心之不  
假易是以貽詩成王請王東征躬親艱大書序曰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  
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蒲姑周公告召公作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  
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  
命舉凡行陣銜枚零雨獨宿之苦破斧缺斨反側寇攘之狀使  
王皆一一親歷之與士卒同甘苦與臣下同患難猶敢謂鳴鳴  
漂搖爲已甚之詞乎由是力懲前此輕任武庚三叔之失封微  
子於宋以從民望封康叔於殷伯禽於奄召公於燕皆文王教  
化未行之地又分衛以殷民七族分唐以殷民六族遷殷餘民  
於雒邑俾各宅爾宅田爾田有幹有年於茲土殷之讐民百君  
子翻然景從四方民大和會太保乃以攻位於雒汭祀后稷文

王配天以祖德宗功明示天下虜敏裸將駿奔走在廟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登殷民於禮樂之化躋成王於三后之隆者在此猶得曰觀兵非耀德乎彼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所謂考翼不可征者孰驗孰不驗乎故公羊傳曰昔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南征而北國怨公孫宏曰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籩豆有踐衮衣繡裳蓋至是而殷民咸化於禮樂矣書大傳曰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蓋聖人處患難不難於勝敵而難於使殷民革面洗心風移俗易聖人處富貴不難於豐亨豫大而難於使沖人知遺大投艱而亦易其逸豫晏安之萌卽武王周公當日克殷之初狃於戡定之易亦未知天命人心若斯

之艱大若涉淵水也夜以繼日仰思而得之假年學易可無大過非甚盛德孰能克己修省以至於此故知周書五誥艱大涉淵之志則知無逸金縢之志並知幽風七月鴟鴞之志知周公頌敬之訪咎之志並知周公繫易既濟未濟之志故聖人之信卜筮信天命也畏天命也被僞孔以書序多方伐淮踐奄在洛誥之後遂謂再叛再征在周公歸政之後則聖人東征三年王化安在制禮樂之功安在郢書燕說野人之言何算焉

周誥發微中

周書第六篇第七篇第八篇康誥酒誥梓材

問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衛世家亦同惟康誥篇首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文似洛誥篇首而冠於康誥者何書首以  
 王若曰發端而朕其弟小子封非成王之語宋儒遂以康誥為  
 武王書者何康誥酒誥三篇皆誥康叔之書乃梓材不附於康  
 誥而別自為篇別自命名且左傳祝鮀對襄宏曰昔武王克商  
 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分魯  
 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職事於魯  
 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宗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  
 少皞之墟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啟以  
 商政疆以戎索此康叔封於成王不封於武王之明證乃夫子  
 刪書錄康誥二篇而不錄伯禽之誥其序書又分殷民專屬之  
 衛而不及魯者何梓材上半篇為君戒臣之詞篇末又為臣誥

君之語首尾不屬者何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且伏生大

傳以梓材為命伯禽之書見金履祥通鑑前編及尚書表注與祝鮀唐叔伯禽

康叔同封之言合則康誥篇首乃三篇之總序故言宏大誥治

非專誥康叔一人也鄭注書大傳以此為周公居攝四年建侯

衛之事又以王若曰孟侯為總告諸侯之詞孟與勉同聲猶言勉哉諸侯也別詳

本不但伯禽康叔在其中即侯甸男邦采衛亦在其中此時洛

邑未成先營明堂為文王之廟有宗宮無考宮故康誥酒誥止

述文考而不及武王也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者封爵必

於祖廟示不敢專封既有明堂之清廟然後可於廟中冊封侯

衛成王此時在洛故酒誥篇首有成王若曰之文梓材篇有陳

誨成王之語故知封諸侯大事周公不敢專行必與成王共之

也書大傳以康誥四方大和會為周公將營洛邑在五年攻位  
 經營之前偽孔傳妄以康誥召誥皆七年致政後之事豈王城  
 下都兩大役並成於一歲中耶豈遷殷頑建侯衛制禮樂諸大  
 政亦皆遲至七年致政以後而攝政時竟無所事事耶且營建  
 皆在七年則未攻位以前庶邦冢君覲於何所錫幣於何地耶  
 此其繆妄殆不足辨而宋之淺儒多信之皆移康誥之序於洛  
 誥之首並以康誥為武王命康叔之書豈武王已知三監殷民  
 叛亂之事耶豈左氏祝鮀魯衛並封於成王之語亦不足證耶  
 總之周公相成王大政在此數篇而康誥梓材分建魯衛以安  
 殷民七族之心召誥營建王都以定四方之志洛誥營下都制  
 禮樂所以終化殷之政而成文武之功似數事而實一事似數

篇而實一篇其大旨皆在康誥篇首序此伏生大傳勝於劉

歆律歷志及偽孔傳者一至伏生大傳以梓材為誥伯禽之書

此今文說之必當從者論衡效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

厥率化民即馬鄭本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之語今古

文字句若斯乖異疆戕同音宥同音為化同音開啟同義賢

有今無衍文也漢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則知

和裕開賢皆用今文梓材開賢之語而和裕則概括全義

今文梓材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別呼伯禽之名矣其今文之序

亦當日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伯禽作康誥酒

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祝鮀述此書不名魯誥而名伯禽

後世又名為梓材者伯禽代父之國父前子名故不敢曰魯誥  
 伯禽以字行沒又無諡魯人止稱曰魯公既不敢斥先君伯禽

之名故別取書中梓材二字名篇也若使爲誥康叔之書何不  
一曰康誥上一曰康誥下乎大誥之篇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  
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與此梓材篇詞  
意同爲父子之詞蓋魯分商奄之民封商奄之地周公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伯禽初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非席豐  
履盛之國而久亂新造之區也周公三年東征拮据捋荼勤敷  
蓄勤垣墉勤樸斲於其前伯禽三年報政糗芻楨幹脩疆畎塗  
墜茨塗丹雘於其後豈一手一足之爲烈哉故曰以厥庶民旣  
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告其達商奄之情於卿士達卿士之  
情於天子此皆邦君之責也如此則卿大夫皆不敢虐殺人皆

由其君先敬勞百姓而後臣亦從而敬勞之凡民有姦宄殺人

者閱歷其罪可宥則宥之此亦邦君之事也疆人有王開賢以

率化民

此用今文本

言士民中有彊毅之人能佐右於王者

有右則古通

開揚其賢使倡率化民之事使曉告於百姓毋相戕虐凡矜寡  
屬婦皆包容周恤之王之所責效於汝邦君及三事大夫者厥  
命何以哉惟欲其長養長安民而已自古王者無不如是何嘗  
有以刑辟從事者乎此治國數大端乃稽田作室之基本旣悉  
以詔伯禽故今王惟曰以下遂以告諸侯者轉告於成王此乃  
通康誥酒誥三篇而總結之與康誥敘首相爲終始是時成王  
立於上康叔伯禽拜於下周公立於旁五服諸侯環而觀聽者  
千百計所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故舉先王

時之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  
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期之  
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康誥敘首曰乃宏大誥治而鄭注王  
若曰亦謂總告諸侯之詞古義何嘗專爲康叔一人哉況梓材  
之誥與康誥旨趣判然不同康誥曰元惡大憝刑茲無赦曰其  
速由茲義率殺酒誥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其肅然火烈  
也如彼而梓材則一曰歷人宥二曰戕殺人宥三曰監罔攸辟  
四曰罔厲殺人五曰和懌先後迷民其燠然春溫也如此蓋沫  
邦承淫酗之後宜重典以肅之魯奄承暴君之後宜矜宥以恤  
之一猛一寬判然一倫豈是一國之誥若如古文說概歸之康  
叔則康誥酒誥有何不足而復贅此篇于義何取取誥康叔者

纍纍錄之而誥伯禽者一篇不錄于義又何取同誥康叔之文  
而重典輕典前後相違者何取既專一國之書無預他國而首  
以侯甸男邦宏大誥治之敘終以庶邦兄弟萬年保民之語于  
義又何取故知梓材篇中三言監者通指以侯伯子男各監一  
國之君周公誥康叔伯禽而普告侯甸男邦采衛且并誥成王  
而當日宏大誥治之誼始著此伏生書大傳遠勝東漢古文說  
者二問沫邦染紂汚俗紂以婦言亡桑濮以淫靡著殷頑以好  
亂稱乃不誥戒於淫亂而惟誥戒於酒者何文王化行六州不  
及沫土彼何知有文王之彝訓乃諄諄以教未被王化之民者  
何同一酒酒或執拘而殺或勿庸殺而姑教之寬猛不倫者何  
曰吾讀朱子語錄言管叔何以從武庚之畔此必管叔舊有酒

時之庶邦不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  
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期之  
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康誥敘首曰乃宏大誥治而鄭注王  
若曰亦謂總告諸侯之詞古義何嘗專爲康叔一人哉況梓材  
之誥與康誥旨趣判然不同康誥曰元惡大憝刑茲無赦曰其  
速由茲義率殺酒誥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其肅然火烈  
也如彼而梓材則一曰歷人宥二曰戕殺人宥三曰監罔攸辟  
四曰罔厲殺人五曰和懌先後迷民其燠然春溫也如此蓋沫  
邦承淫酗之後宜重典以肅之魯奄承暴君之後宜矜宥以恤  
之一猛一寬判然一倫豈是一國之誥若如古文說概歸之康  
叔則康誥酒誥有何不足而復贅此篇于義何取取誥康叔者

纍纍錄之而誥伯禽者一篇不錄于義又何取同誥康叔之文  
而重典輕典前後相違者何取既專一國之書無預他國而首  
以侯甸男邦宏大誥治之敘終以庶邦兄弟萬年保民之語于  
義又何取故知梓材篇中三言監者通指以侯伯子男各監一  
國之君周公誥康叔伯禽而普告侯甸男邦采衛且并誥成王  
而當日宏大誥治之誼始著此伏生書大傳遠勝東漢古文說  
者二問沫邦染紂汚俗紂以婦言亡桑濮以淫靡著殷頑以好  
亂稱乃不誥戒於淫亂而惟誥戒於酒者何文王化行六州不  
及沫土彼何知有文王之彝訓乃諄諄以教未被王化之民者  
何同一酒酒或執拘而殺或勿庸殺而姑教之寬猛不倫者何  
曰吾讀朱子語錄言管叔何以從武庚之畔此必管叔舊有酒

德武庚以酒酗之使人乘醉離間謂弟秉國枋兄投閒散激其忿而誅以卯謀斯言也吾於酒誥經文得之前半篇桐管叔違文王之教以酒亡身後半篇始言殷人違成湯諸先哲王之訓以酒亡國其條理有畫然不紊者前此一則曰穆考文王肇國西土誥庶邦庶士朝夕祀惟酒再則曰文王誥教小子無彝酒德將毋醉三則曰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皆明明述文王誥西土諸臣之事于沫邦何預焉則知管叔夙有酒德在文考時奉命戒酒武王亦未見其失德故付以三監重寄逸周書大匡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旅之以上東隅又文政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注曰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此武王時二叔效力之明證至武王崩而二叔翻然破戒以違文王之訓染沫土之俗墜命亡氏蹈其國家此酒之爲害于西土人至章章者後文自殷先哲王以下始述成湯諸賢君之訓以戒沫邦之人歎息痛憾于後嗣王之酣身燕喪荒腆腥聞使長夜之飲流爲民俗殃及後嗣至武庚復墜命亡氏蹈其國家于西土之人何預焉篇末自王曰封水監民監以下復呼西土劫埒殷獻臣侯甸男衛百宗工而通戒之嚴以大辟之刑專治周之臣下毋蹈管叔之覆轍所謂罰先行于親貴也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涵酒者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始專謂沫土之人毋沿舊俗所謂刑新國用輕典罰恕于疏遠不遽以親貴之罰治之也酒誥一

書其戒殷民酗酒者猶後其戒周臣酗酒者最先且嚴若非懲  
管叔釀禍之由何以至是使管叔苟遵文考之彝訓剛制于酒  
原不失爲才臣世固有醒時精明遇酒輒昏瞽如出兩人者楚  
之子反漢之灌夫身名俱喪衛武賓筵飲酒悔過是故禹飲旨  
酒而歎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今古貉邱何獨管叔乃自  
來說此書者但知爲誥沫土之人甚至以此篇在周公復辟之  
後傳偽孔或謂武王封康叔之誥燕說郢書何責焉

周誥發微下 周書第九篇第十篇召誥洛誥

問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而偽孔傳則據  
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皆作於攝政七年者何召誥太保先

相宅周公繼至於洛不書成王同至而太保取幣旅王若公者  
何鄭注以康誥爲四年建侯衛事召誥爲五年營成周事洛誥  
爲六年作禮樂事然首書復子明辟已在七年而下文追敘卜  
洛卜瀝遣俘獻卜之事若皆指營洛豈四年基之五年營之及  
是已三載尙未畢工而詳敘於復辟之下者何卜筮再三瀆則  
不告太保已得卜於前周公胡又重卜於後遣俘獻卜二人共  
貞不及太保明在前卜之外者何五年營成周庶殷攻位已成  
若如偽孔傳七年尙未竣役則前此兩載中庶邦冢君錫幣立  
於何所郊社祭祀行於何地成王周公告戒居於何處經不書  
其年歲而但書月日致後人無從稽考者何復辟旣在七年冬  
而王與周公往返推讓則皆在六年遣俘獻卜制禮之時鄭注

用書大傳而於攝政以前又增出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與書傳不合後人遂解復子明辟為告成王以明堂大法全反鄭誼者何曰書大傳言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是二誥為周書之極盛亦為周書之極譌自朱子呂東萊以來即疑之幾於不可復讀一亂於劉歆之麻以康誥召誥月日皆在七年復子明辟之歲而偽孔傳宗之并三年為一年溷兩地為一地再亂於宋儒蔡沈以康誥為武王書移篇首錯簡於洛誥之首分一朝為兩朝裂一事為二事致四篇次第四年時事二邑營建起訖明堂坐落以及成王周公往來蹤跡與二公陳誥納誨心事盡羶沒於聲牙誥曲中而其要領則一在伏生書大傳之分年足與康誥多士篇首相表裏二則在召誥為先營王城都

邑之事洛誥為周公繼營成周下都以遷殷民之事兩處相去四十餘里而明堂則介于二邑之間二公分主二大役皆定謀於四年卜地興工於五年竣役於六年不可殺為一役三則王與周公四次至洛四年為謀度都邑先立明堂封諸侯於文王廟作康誥五年為營洛相宅遷九鼎卜麻年之事作召詔六年為洛邑下都告成制作甫定成王來舉郊禘朝明堂不允周公歸政之事作洛誥上篇謂前七年冬王復洛允公歸政王自留鎬京留公處洛專典制禮樂化殷民之事作洛誥末篇即下惟是記言之史不詳於記事有月日無歲年藝文志言酒誥脫簡二三召詔脫簡二則洛誥亦必有之故其事或有首而無尾或有尾而無首凡周公遷鼎宗祀成王朝明堂舉郊禘諸大典皆不

知行於何時後儒各生臆測而皆始於劉歆三統厯以武王為

在位十有一年武王克殷五年而崩并觀兵為七年以召誥之二月乙未三月丙

午皆在七年復辟之歲大傳以為皆攝政五年事以伯禽俾侯于魯為成王

親政之元年左傳祝鮀以伯禽與康叔唐叔皆封於攝政四年而偽孔傳宗之遂以康

誥召誥為皆作於復辟之歲甚至以多方多士等篇伐淮踐奄

為皆在復辟之後再叛再征不但與伏生大傳柄鑿并馬鄭亦

自相冰炭潰潰禰禰此經遂不可讀宋儒因之移康誥篇首於

召誥而以康誥為武王書經益不可讀今據經文疏通於前而

後以書序書大傳及逸周書孝經周頌分年集證於後以待世

之成學治古文者至逸周書度邑解宜登諸經為召誥上篇以

明武王營洛薦周公于天兄弟讓位之盛心其作雒解則宜登

之於經為洛誥上篇以詳成周制作之典盡黜偽古文而以真

古文代之此有待於世之在上能頒功令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八十八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九 南菁書院

書古微十

邵陽魏源默深著

周誥分年集證一

周書第四篇大誥第五篇多方乃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之事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又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敘甯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通播臣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

此成王初年周公居攝前三載之事書序逸周書史記書  
大傳無不同自鄭氏創為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成王  
迎歸而后東征之說與諸書無一合至多方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此武王克商五年崩後即叛之明文斷非五年  
崩後又加居喪居東共十年之對證王氏後案於此不能  
一詞申鄭則謂五祀當闕疑不可強解其窮遁有如斯者  
皇清 至偽孔傳因多士多方武王征蒲姑等篇書序次於洛誥

復辟歸政之後又臆創為再叛再征之說傅會經文至再  
至三戰要囚之文臣我五祀之文旁牽費誓伯禽封魯淮  
徐並興之事而於書大傳逸周書史記無一字之合與左  
傳祝鮀伯禽康叔唐叔并封亦無一字之合安得據劉歆  
一人以成王復辟之元年為伯禽侯魯之歲以誤證誤動  
輒鄉壁虛造耶總之說周公成王諸誥當以書序史記逸  
周書書大傳為不刊之典

周誥分年集證二

周書第六篇康誥第七篇酒誥第八篇梓材即書大傳四年建侯衛之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鄭注曰此時未作新邑居謂謀也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

已至岐鎬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

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詳召誥上篇度邑解下

逸周書作雒解曰周公既黜殷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  
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  
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尚書大傳以梓材為周公命伯禽之書

左傳定四年祝鮀對萇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于周為睦分魯  
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啟以商政  
疆以周索分唐叔以九宗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  
以夏政疆以戎索

此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之事與營洛邑遷殷民同為首  
尾故敘於康誥之首後儒不知妄移於洛誥之首遂以康  
誥為武王之書

王若曰孟侯

鄭注王若曰孟侯總告諸侯之詞源案孟者勉也猶言勉哉諸侯今本鄭注脫孟侯二字則但據王

若曰三字何以知為總告諸侯之詞鄭又引略說太子年十八號為孟侯之語蓋以總告諸侯為正誼而以略說為旁義略說見書大傳乃舜典賓于四門之職非正解康誥之文此蓋先呼諸侯總告之而後以殷民之事專告康叔也孟勉之訓出于爾雅爾雅所以釋經經所無則不虛設其訓而六經自康誥而外無可訓孟為勉者其為此書專訓無疑

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

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此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

于洛邑明堂文王廟之事武王時先封于康此時自康徙封于衛者成王之命而其誥則皆周公之詞稱文王不及武王者冊于文王廟中無頌及武王之理寡兄勗在周公自稱則可亦無以寡德之兄稱武王之理武王既以監殷事屬之二監無又以殷民諄屬康叔之理故以康誥篇首為錯簡以康誥書序為非孔子作者皆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也經文于此已發其凡以下

不復重錄此周公誥 酒誥 成王若曰書疏引馬融注云成王若曰者三家俗儒以為謚衛賈亦有成字吾無取焉蓋後錄書者加之云云案馬所指三家俗儒者謂歐陽大小夏侯今文也又云衛賈亦有之是古文今文本同也成王生前之稱沒因以為謚之義東漢後儒者罕知而自秦以前周人之書西漢初大儒之說無不合揆者

國語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曰昊天有成命全引此篇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之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于融和故曰成王賈子新書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重譯請朝致貢職以供祭祀故曰二后受之也夫以周人說周詩如此以西漢初魯詩家說如此尚復何議而韋昭附會鄭箋之義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試令同誦國語作何文義甯道

經錯毋言傳非鄭章之謬如此豈非由不知成王生時尊號之所致乎呂氏春秋下賢篇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是秦以前書亦同也魯世家管叔及羣弟流言于國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

召公曰武王蚤終成王少誠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而顧命曰成王崩豈非成王生號之明證周人及西漢初人皆知之而東漢馬鄭始不知故說詩說書違經違國語而不顧乃偽孔沿馬融語遂於酒誥篇首刪去成字豈知此史臣特筆恐後人疑周公稱王踐阼故特於酒誥稱成王若曰以發其凡乎此二經大義

所關故也析之以明古今文 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家之優劣不可同年語也

是書經釋義編 書古微十

書古微十

書古微十

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之戒西土庶邦諸侯毋酒酒者文王誥教小

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毋醉惟曰我民迪小

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

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述文王戒西土土民毋酒酒者以告殷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

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

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此述文王戒西土之臣毋酒酒者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

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乃總西土邦君臣

工民庶而通戒以從文王之教

以上皆懲管叔違文考之酒戒以禍其家國故痛戒西土

之人稱文考而不稱殷先哲王知不為妹土之人誥也漢

藝文志及法言皆言酒誥有脫簡似當脫在篇首成王若

曰之前敘管叔酒酒致亂之由今佚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

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

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  
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  
民自速辜

此述懲紂武庚父子違殷先哲王成湯帝乙之酒戒以喪  
其國家故痛戒妹土之人稱殷先王不稱文王者不爲西  
土之人誥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  
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又總勅周臣以遵文王之教懲管叔之敗治以重典罰  
先行於親貴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  
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此又別勅殷臣染紂武庚之遺俗者姑先以教化治以輕  
典示法寬於疏遠不遽與周人同罰也後儒不察酒誥爲  
戒周臣懲管叔之敗而但謂戒妹土殷人徇商紂之俗甚  
至謂三監未叛以前武王誥康叔之書謬孰甚焉

梓材 王曰伯禽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厯人宥肆亦見厥  
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  
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  
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

尚書大傳以梓材爲周公命伯禽之書

見金履祥尚書則表注通鑑前編則

今文書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別呼伯禽之名周初人皆無  
字伯禽蓋卽以字爲名此上半篇皆告伯禽以達下情慎

刑罰興教化爲稽田作室之本皆開國要政也已詳發微

中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用民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篇末乃以戒伯禽之事陳誨於成王並總告侯甸男邦采  
衛與康誥篇序相首尾蓋三篇同時皆攝政四年建侯衛  
之事也

周誥分年集證三

周書第九篇召誥卽書大傳五年營成周之事而卜鼎郊廓亦在是年

召誥篇上

即逸周書度邑解也案尚書召誥洛誥皆記言之史不記事故讀者不得其脈絡其記事之史則度邑解作雒解是也使夫子刪書時見之必取其度邑解為召誥上篇作雒解為洛誥上篇提綱挈領百世如見矣今分錄篇首略加箋釋疑者蓋闕聊慰偽孔以來千年晦塞之憾耳或曰舜典補亡取諸史記大傳湯誥補亡取諸史記墨子泰誓補亡取之諸書武成上下篇以克殷解世存解補亡取之史記漢律厯志斯皆鑿有證據今召誥洛誥經無佚闕而徑補二篇未聞徵引毋乃已與曰是則然矣然自偽孔造書十六篇以來竄入聖經頌之學校自王侯大夫士誦奉千餘年曾無一人悟其失者即如周誥數篇征叛攝政營邑之年歲皆被偽孔再四憤亂已詳辯於前夫偽者已去而真者反不得登則人心終不慊今此二篇者赫然成周盛制出自元公之手與典謨顧命相等且未嘗直尊之為經也不過置二篇之前平格小注猶詩之有小序書之有大傳焉以聖人之佚書證聖人之存書夫何專且僭之有

度邑解曰惟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

見王于殷郊孔晁曰九牧九州之牧也尚書州十有二王師鄭注云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位牧王

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孔晁曰司馬彪續郡國志襄城有汾邱左氏襄十八年楚子庶治兵

于汾即此地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非晉地汾陽之汾也永歎曰嗚呼不淑兌天之

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邱中鹿山麓也

自邱之麓而升其巔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王

曰久憂勞問害不寢害與曷同王以久憂勞告旦故旦問不寢為何事曰安予告

汝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

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惟天建殷厥

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威此有諱缺未詳用戾于今

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卣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

能欲王曰旦子克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惡貶

從殷王紂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之方明言及此心

之未昏欲以心叔旦涕泣于裳悲不能對王曰口口傳于

後王曰旦汝惟朕達弟子有使汝汝播食不違暇食矧其

有乃室此敘周公之勞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此武王自夢中神遇

猶文王之夢錫齡自知年不久故以後事託之周公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于朕室

維幼子未有知昔皇祖底于今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

朕身肆若農服田幾以望穫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

位於上帝謂三王及文考配享之禮尚未制作 □□□□□□□□□□

□□□□□□□□舊有十七字脫譌不可解謹從缺疑意乃懷厥妻子德不

可追于上民不可答于下朕不可賓于高祖維天不嘉于

降來省女其可瘳于茲言當此天下未定不重付託之事而私於妻子漫傳冲幼下無以對

斯民上無以賓于天祖災眚將降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何能瘳濟蓋必欲傳位于周公也

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叔旦涕泣共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王志已決而周

公固不敢受武王之命故下文又以營洛大事責任之武王薦公於天猶禹薦益於天兄弟皆至誠以畏天命王

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慮天有求

釋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周頌

曰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言天果求釋於我則默相我周室不難也史記索隱居陽作居易謂地平易近禹都陽城

僅數十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嶽鄙願瞻于有河宛

瞻于伊洛鄙一作伾此從史記三塗杜預謂在河南陸渾縣南左氏昭十七年傳晉將伐陸渾以有事于

維與三塗請于周此杜預所本也服虔以太行轅轅嶠颯為三塗則是北望而非南望矣故不可從無遠天

室其茲曰度邑天室謂豐鎬王都引此以為營洛之緣起非即以是為經也

召誥周書第九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書大傳曰周公將制禮樂優游三年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作雒解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邠山以為天下之大湊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乃建大社於國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

宮路寢明堂

農星周人所專祀或作晨星者誤

此五年營洛邑王城為東

都之事太保召公卜之其功役亦召公主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殷丕

作

用書命庶殷者即多士篇之書也

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今爾維時宅爾宅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篇即周公命庶殷

之書也鄭孔以來並因其次洛誥之後誤釋爲七年復辟以後之書今正其誤於此

此五年營成周爲下都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其書亦周公命之功役亦周公主之諸儒多泛以新邑爲王城洛邑又誤以多士篇爲營洛成功以後之事溷兩地爲一地分一年事爲數年并以二公工役之事爲太保一人之事又不知遷殷民中尙有遷殷鼎卜厯年之事藝文志言召誥脫簡當脫在此處故於召公陳誨後儒視同虛詞泛而不切今證辨於後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卹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冲子嗣則毋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

此召公因庶殷丕作知周公德盛功懋故率諸侯取幣旅王若公公羊子曰周召分陝東西何西方被聖人化日少東方被聖人化日多故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其營都亦然營洛邑以便朝貢易營下都以遷殷民難故

召公主營王城周公主營下都而召公遂推周公能化殷民之功以天命人心陳戒於王自此以下別爲遷鼎卜麻之事更端陳誨與此遷殷民誼不甚屬蓋一誨而陳且誼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麻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麻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

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麻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麻年式勿替有殷麻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因遷殷民時并遷殷鼎少年永祚而陳誨也昔武王克殷命史佚遷九鼎於三巫尙在河北殷地故度邑篇以天保未定爲憂及是周公成武王之志旣遷殷民於下都並

遷殷鼎度河而南定於郊鄘介王城成周之閒又得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之祥故太保取幣旅王及公既陳殷民向  
背之可畏又陳天命厥祚之不可恃其曰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厥年明指定鼎卜世之事也我不敢曰夏殷天命  
厥年之果一定我不敢曰夏殷厥祚之遂不可少延惟以  
敬德不敬德決命之墜不墜皆謂天命不如人事恐成王  
恃卜鼎厥年之長而弛其敬德又恐成王諉於厥數之有  
定而不知祈天永命也此誥乃記言之史不詳于事故遷  
殷鼎之事即寓於遷殷民之中而召公之用幣旅王則實  
凶命以遷殷民卜厥祚三大端為責難陳誨之本藝文志言召  
誥脫簡二當脫在此後人知其一而昧其一故不明祈天

永命之說何以不見於他書而惟見於召誥故曰書缺有  
閒其軼乃時見他說非好學深思莫能心知其意焉

周誥分年集證四 周書第十篇即書大傳六年制禮樂之  
事史臣記敘多略今集諸書證補于左

洛誥篇上

即逸周書作雒解  
也說見召誥上篇

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

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東謂衛殷鄘鄘  
霍叔相祿父也 武王既歸

乃歲十二月崩鎬殓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畔 徐奄熊盈殷舊諸侯從  
祿父三叔以畔同虜略 周公召公內弭

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子畢二年又作師旅

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

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于殷

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造俾中天

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

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之大濼

湊會也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圻內分以百縣

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

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土

農之秀者可用為士以用也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

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工商百胥人臣僕名異而居不得相雜以

別良賤也乃設土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

王皆與食農星舊作星辰此從御覽引先王當自太王而下或如月令之配五帝也封人社墳

諸侯受命于周乃以人社于國中其墳東青土南赤土西

白土北驪土中央饗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

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乃

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

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

復格累芝栢也藻稅畫梁柱也移移同承屋曰籥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文也內階元

階堤唐山階以墨石為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為之也山階謂牆畫山雲應門庫臺元闈

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不以黑石為門限錄此於前以為營雒既成制禮樂之本非即以此為經也

洛誥周書第十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

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王成康維天基命

此六年公請復辟歸政之始也成王允公歸政雖在七年而公之請復辟歸政則在六年近儒懲王莽劉歆踐位稱王之妄遂釋復子明辟為白子明堂之大法不知以周公未嘗踐阼稱王則可未嘗攝政則不可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公特因成王幼再攝三年故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欲公符文武親政七年之數故再留一年此如漢宣帝初年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白光而後奏御此即歸政為復辟也何必如鄭氏復還君位而後為復辟哉偽孔傳因篇首此語遂并以召誥洛誥為七年復辟時一年之事尤謬不足辨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於六年請王蒞洛時追述五年營卜下都之事蓋興工於五年而成於六年也下都以遷殷民故卜於河北黎水之地既而不吉乃改卜於河南近洛邑之瀍澗是為成周受命其卜周公主之其營建工役撫綏安輯亦惟周公主之

自乙

卯至甲子僅十日自鎬至洛往反千二百里蓋王與公佯書相報郵傳迅速也近日銅陵章氏謂遣佯獻卜即在下都獻於王城則君臣相距僅四十里一日可往返乃頻頻遣佯而不親晤王遲至十日始報書有是理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焯焯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六年制禮樂時成王命周公先攝行宗祀文王於明堂之事此記言之史不記事故不詳也漢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較夏侯歐陽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一則洛誥亦或有脫簡今以書大傳悉自學功一篇明補經文之缺更以孝經周頌廣證於左

書大傳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當其效功也

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諸侯之功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者爲文纁寵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諸侯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茲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焉及執俎抗鼎執刀抗匕者負膺而歌憤乎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書自大誥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

孝經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內莫不各以其職來祭但言周公不言成王者以宗祀

之禮周公主之成王尚未至洛也

周頌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駿奔走在廟言顯相不言天子周公攝祭也清廟即明堂中央太室案宗祀文王於

明堂明堂即清廟此時宗宮考宮未成明堂先成故先即

明堂中央太室為文王廟周公攝行宗祀於明堂據書大

傳文武並配帝而孝經方明嚴父配天之誼周頌為周公

攝祭止稱顯相故亦誼主文王也孝經兼及后稷者五年

營洛用牲于郊牛二即以稷配享於天也周公制禮初成

恐公卿諸侯儀文未習故先舉行宗祀於明堂演習其儀

以俟成王之親祭故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殷禮者盛禮即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謂鄭氏謂周禮未行先用殷禮者失之予齊百工倅從王

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蓋宗祀之後周公即欲迎請成王莅

洛舉行郊禘朝覲明堂諸大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

秋書大有事於太廟又曰天子有事於文武即庶有事之

謂也乃成王謙讓不敢親至而命記宗祀之功以周公受

顧命為篤弼元勳即命行郊禘代受朝覲庶合萬國之歡

心而悉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教是賜周公以天子禮

樂矣故周公力拒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毋若火

始焯焯者言以大禮私臣下端不可開漸不可長其後魯

請郊禘歌雍舞佾之僭與周公踐阼稱王之謗公已深慮而遠識之防微杜漸敬慎若此厥若彝以下欲成王慎守常典速來新邑率臣僚舉行禮制以成明作之功惇裕之效毋曰禮樂則謙讓未遑也

自此以後皆成王至洛君臣對答之詞蓋成王因周公有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之語始遵命而來惟據周頌雍詩禘太祖則此文當有成王至洛親禘文武廟之事而史失

書蓋周公於明堂外更立太廟宗宮

文王廟

考宮

武王廟

以待

成王之親祀故雍詩頌文武維后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來雍止肅卽成王自鎬至洛之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卽成王主祭周公助祭之典在此當敘於宗祀之後而史惟

記言故不書又案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則此下當有成王至洛親郊祀配以文武之事詩言成王不敢康則是制作已成朝明堂受尊號之後正當敘於此史惟記言故亦不書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日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六年成王至洛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萬國各致其方賄周公告以敬識百辟享之事也史惟記言不先書其受朝貢於前故說書者皆無根據又或如酒誥召誥之本有脫簡與今以逸周書明堂解王會解補之於左

逸周書序篇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  
 解明堂解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  
 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  
 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  
 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展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  
 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  
 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  
 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  
 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  
 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

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

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

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此明言朝諸侯於明堂為六年未致政時事王會解云成

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朝服八

十物摺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統亦無繁

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此與明堂位為一事天子居中

周公太公旁侍則未歸政前成王已受堂下之右唐公虞

朝於明堂何有周公踐阼代受朝之事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冕有繁露

朝服五十物摺笏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

皆西面彌宗旁之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

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帑焉浴盆在其中  
中臺之外其右泰土臺右彌土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陳幣當外臺天元毘宗馬十二玉元繚璧綦十二參方元  
繚璧貂虎皮十二四方元繚璧琫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  
帑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閭周公旦主東方之  
貢太公望主西方之貢原文無太公句以孔晁注補之此  
卽書所謂百辟之享與儀物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  
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  
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  
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誌祀王曰公功棊迪篤罔  
不若時

此六年公欲歸政於成王而王讓不受固留公攝政之詞  
尙未允公所請也明農者周禮六官體國經野之事非歸  
老田間之謂周家以農事開國公欲辭冢宰攝政專司地  
官司徒之事成王自以有位無德不敢制禮樂欲公總大  
政以終禮樂教化之事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  
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毋困哉我惟無斃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成王因公固請歸政不得已允自歸鎬留公治洛再攝  
政一年以符文武受命七年之數而後於下年歸政也王  
曰之上當有公再三辭政之詞王曰公毋困我之亦當  
罕尋其脈絡至鄭孔以命公後爲封伯禽代之魯國事更  
謬不足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  
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允成王所請留洛再攝政一年而後歸政也公本

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不許及公固請不已乃以文武受  
命之數七年爲期於是公不敢辭言王以文武之命責望  
於我我何敢不勉副王意以繼前人成烈乎蓋至是始定  
七年歸政之議而實未行歸政之事皆六年在洛君臣往  
返推讓之詞史臣不詳書其年故後人皆誤此爲七年事  
與全篇營卜遷殷宗祀朝享六年制作之期皆不相屬非  
參證他書不能得其條理

周誥分年集證五

此洛誥末篇所敘乃書大傳七年致政成王之事

書大傳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交趾之南  
有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曰德  
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費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

何以獲此賜也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

宗廟案大傳述此為周公居攝六年事正在戊辰王在新

邑烝祭之後作冊命後之前則當為洛誥之傳無疑

成王以越裳之貢歸功周公即經所謂伴來茲殷乃命甯

予以秬鬯二卣也周公乃援往年唐叔嘉禾之舊義亦歸

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即經所謂予不敢宿

則禮于文王武王也遠夷絕域且來賓而況畿甸之殷民

有不萬年懷德者乎又書序肅慎來賓作賄肅慎之命西

旅貢契太保乃作旅契馬融以契為豪謂來貢者西國之

酋豪召公治西方之化終於旅契旅巢及息慎之命周公

治東方之化終於越裳來賓既皆見于書大傳則必皆有

今文書序而今亡之矣

伴來茲殷乃命甯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伴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六年冬七年春公將致政成王因越裳遠貢歸功周公

遣伴往洛謂公綏茲殷民之功而甯公以秬鬯二卣以享

禮待公公不敢承而歸功於王且稱先王之神明所致以

薦於宗廟也史但記言不記事後人誤認為一時之詞致

上文方與成王面議此忽突繼以伴來茲殷之文前後橫

貫冊隔有此文義乎明是六年秋冬成王歸鎬以後遣伴甯公

始為周公制作成功之祥此大傳補經文所未詳與前段

釋悉自學功補明堂宗祀者皆伏生發揮尙書之大誼後  
人不知其釋經而以為泛述恆事致經誼茅塞今依大傳  
區為上下二年而以越裳來賓君臣交讓事係其中千載  
情事瞭如目睹既與上文離之兩美而史臣敘事緣起張

本亦確有根據此聖經賴有賢傳也又書大傳述唐叔獻嘉禾事成王以歸周公于東周公亦以獻於文王之廟與此情事共轍彼既為釋嘉禾逸篇之傳此越裳事為釋洛誥之傳何疑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六武王騂牛六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人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七年冬成王將受政乃親至洛祭告文武以留公治洛之事成王在洛禘郊見周頌者已行於六年明堂清廟告成之日非至是始舉新邑之祭

偽孔傳謂始於新邑烝祭非也此特為告周公留洛成王親政之事所謂因事之祭也特書作冊逸

誥在十二月者明成王欲公攝政滿足七年之期前此雖允其請未肯受其政也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見大傳武王太誓至孟津稱王而歸又二年始克殷在位五年故管子小問篇武王伐紂克之七年而崩與周公攝政皆七年史特書之以明父子三聖同符之盛事至多士篇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本在五年而鄭氏謂在復辟七年之後已辯於前賈子新書脩政語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與引古文書說成王十四即位周公攝政七年致政之數合與鄭氏十二即位二十歲親政不合蓋鄭氏增出居喪居東五年在攝政七年之外與古書皆相左

又案酒誥成王若曰歐陽夏侯說皆以爲成王者生存尊號沒因以爲謚周公以成王可成三聖之功故號之曰成王而不言其稱尊號於何年以周頌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證之則當稱於攝政六年至洛朝明堂位之時禮樂制作甫成故舉是稱以勸王成文武之德惟三家詩說以時邁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及河喬嶽懷柔百神正頌成王巡守封禪泰山之事與管子保傳史記皆合此則當在七年復辟親政之後不見於書而見於詩及他書者故知周公制禮作樂之盛見於洛誥者僅三分之一夫子刪書止見魯國所藏記言之史而未見周室所藏記事之文賴有尙書大傳隨事補苴而大傳又多不全後儒但就洛誥殘缺之經文以概周公之事固宜其割裂離析無一相屬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八十九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六

林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九

書古微十一

邵陽魏源默深著

無逸篇古文發微

周書第一十一篇

古文發微

尚書無逸篇舊作高宗饗國百年合未即位時為百二十餘歲馬融古文疑其壽過長乃臆改為享國五十有九年又移太甲為祖甲而次於高宗之後與殷本紀古文說全不合考殷本紀古文說一則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行政當國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甯伊尹嘉之作伊訓三篇後人褒帝太甲稱太宗二則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毫有祥桑穀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王政其有闕乎王其修德太

皇清經解續編

書古微十一

一

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於巫咸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號太宗其三日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已訓於王武丁修政行德於天下咸懼殷道復興武丁崩次子祖庚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史敘三宗皆在祖甲淫亂殷道衰以前何爲改太甲爲祖甲謂高宗有子祖庚不立欲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馬鄭創之僞古文從之遂與史記祖甲淫亂殷復衰之語大相矛盾後人將信史記眞古文乎抑信馬融等僞古文乎況古文傳自劉歆而漢書載劉歆宗廟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但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

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三宗以戒成王豈劉歆

及太史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鄭之僞古文乎則知古文尙書

無逸篇其在太宗爲太甲在中宗高宗之前其文當云昔在殷

王太宗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太宗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如以外丙三年仲壬四年

居桐三年共四十年其未卽位以前約計二三十歲共六十之

壽書傳言成湯百歲故太子太子年長者未立先卒其弟外丙

仲壬亦俱中年又相繼而卒太甲繼立除丙壬及居桐之年尙

享國三十六年則其父太丁之年可知矣程子乃有外丙僅二

歲仲壬僅二歲則成湯暮其在下文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而供氏隸釋載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

百年自時厥後以下其文相連不隔二字洪氏謂其字數祖甲當作太甲在中宗之上考漢藝文志劉向以申古文校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一率簡二十五字者  
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三字者脫亦三十三字今此段共四十  
三字正符錯二簡之數其今本史記魯世家載無逸篇亦以祖  
甲在高宗後且高宗享國百年作五十九與殷本紀判然矛盾  
此以馬鄭偽古文改之豈知太宗之廟當承太祖之次漢以高  
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孝宣爲中宗正用尙書  
之誼謂太甲在三宗之後已不可訓況以祖甲廁三宗之列當  
稱何宗且孔子刪書惟錄成湯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  
乙盤庚苟有祖甲之賢名列三宗何爲不錄其一篇乎孟子曰  
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又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蓋  
湯至武丁中更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故

曰賢聖之君六七作苟武丁之後紂之前尙有祖甲之賢何爲  
獨遺之乎國語說事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大戴禮少間篇孔  
子對哀公曰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一世乃有武丁卽位  
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明近者說  
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  
紂卽位若武丁之後紂之前尙有祖甲之賢何謂殷德大破乎  
漢書五行傳劉歆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此外劉向  
杜欽論衡氣壽篇無形篇異虛篇並云高宗改政脩行致百年  
之壽自馬鄭以前從無高宗壽止五十有九之文論衡氣壽篇  
傳稱召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併未享國  
之時數之當百有三四十歲矣此皆用今文尙書君奭無逸甫

刑篇之說也馬鄭誤解高宗彤日而並誣及無逸經文何非聖  
亂經亦至此哉

周書第  
十一篇君夷篇發微

周書第  
十一篇

宗憲止氏十言其文前篇後篇

問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王莽傳羣  
臣上奏引此篇爲說曰昔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  
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事云云此篡賊之黨  
藉六藝以文奸言不足齒及至史遷燕世家以爲在踐阼之前  
召公不說其盛滿居攝後漢申屠剛傳以爲在還政之後疑其  
不退位二說不合而編次多士之後斷非踐阼之時後漢孫寶  
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有不相說于經典兩不相損此並古  
文家說也畢竟何以不說致馬融有疑其苟位貪寵之語大礙

經義者何曰此書前人皆以不說爲不說周公故妄啟疑竇違

經害義堯典舜讓于德不台

史記自敘班固典引並引書作不  
台此今古文家所同惟僞孔改爲

不台卽怡也知舜之不台之誼則知召公居位不說之誼矣蓋

舜深知爲君之難惟恐德不稱故皇然不敢樂受召公深知爲  
臣之不易自恐耄荒萬幾有關且有周公任之故畢然深思謙  
讓引退不敢安位也豈其不說周公哉周公留之首以天壽卒  
格爲言蓋以召公齒德達尊至親夾輔在周公之上何可一日  
去位周公武王之弟武王克殷年已六十又七年而崩年六十  
有七見泰誓  
篇下周公攝政七年之後三年而薨共七十歲爾而召  
公則康王時尙爲太保計年百餘歲周公知其稟賦之厚可託  
後事故於其求退而歷述前代與國同休之老臣以勸留之保

衡佐殷四世尹子伊陟逮至太戊佐湯六世孫則亦臻大耋巫咸巫賢世掌天官在武丁初年則有傳說無甘盤晚年則有甘盤無傳說蓋一人異名非偽孔舊學甘盤之謂也是商代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老臣夾輔之力卽我朝文武舊臣如秦顛闕天散宜生虢叔南宮适近日並皆無存太公更已久逝惟餘我二人夾輔冲人若涉大川非老成誰與共濟若耆耆之人復不降志以造就成人小子則英材不生何由致鳴鳳之祥成假天之業使文王之德丕冒海隅乎何以遠鑒天威近迓天休揚我俊民登之在位使目前同心襄助將來繼武以保太平乎故我念天命之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毫倦使後人迷誤效尤動輒引退爲高也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而有不顯成康之頌是召公更在康王之後故論衡氣壽篇有召公年百有八十之語是成康四十餘年刑措之治皆召公天壽平格所致召誥祈天永命之言于斯驗周公留貽之深心于斯見矣二公仁爲已任志同道合之誼章矣此豈眾人所能測識者乎問白虎通曰先王之老臣不名故虞書曰咨伯是堯時諸臣伯夷最長至四岳則并不稱字但稱其官皆盛德上壽冠乎中天故四岳有彭祖之稱見堯典釋經何此篇不之及曰周公守三統之義故稱引止及夏商而不敢遠引三古之事以自比例也彼馬融輩貪寵苟位之疑以俗儒之腹度聖賢之心而猶謂之說經謂之古文家也哀哉

顧命篇發微上

陽湖惲敬文集

書古微十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本朝顧氏甯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關文焉狄設黼展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之事也非柩前卽位也其間有關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卽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卽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挾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耐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耐之後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

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既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冊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于殯禮之哀而殺也見于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顧命篇發微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卽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卽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

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于祖推之于天于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于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于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之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于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甫刑發微

周書第十二篇

書古微十一

穆王甫刑何以錄于書也曰是篇著誼一微誼二

何謂著誼曰聖人欲廢肉刑先漢文而發其端也劓刑椽黥等五虐之刑始于蚩尤之世九黎之苗顛頊興而革之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唐虞又以流宥代之金罰代之象刑恥之鞭扑佐之惟怙終再犯者始治以賊刑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者始歸于大辟是唐虞所謂五刑者一畫象二鞭扑三放流四罰金五大辟豈有罪至四凶止聞放流竄殛而庶民小罪遽毀支體刻肌膚舜之五刑必非三苗之五刑可知也馬融注皋陶五常之刑但有其象無犯云者五常卽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之刑也鄭注司圜亦信唐虞象刑之制不知何以注書又指爲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與荀子墨子慎

子所言象刑皆不合晉書刑法志言之尤詳鄭知吉凶軍賓嘉五禮周制不可以釋唐虞而以公侯伯子男五禮代之奈何又以墨劓剕宮釋唐虞之典乎傳曰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康誥非汝封劓則人毋或劓則人是周公成康時尙無肉刑也流及穆王始變舊典增入周禮遂以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及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剕者守圜髡者守積列于司寇之職春秋之世誦貴履賤不讀穆王甫刑之書孰知爲三苗之制或夫子錄之于書則知聖人用世肉刑必當變匪直此也春秋譏世卿惡其以貴族妨賢路則知選舉必當變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使國無過大過小以杜兼并則知封建必當變錄費誓秦誓於篇末示費將代魯秦當代周

田韓趙魏以陪臣代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則知天下大勢  
所趨聖人卽不變之封建亦必當自變禮記大戴小戴  
何謂微誼一曰禹稷皋陶三后佐唐虞禹讓稷契皋陶堯舜之  
道惟禹皋陶見而知之此萬世所共聖殷本紀述湯誥曰古禹  
皋陶久勞於外四瀆已備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  
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書序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  
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是三后自古論定雖湯之興不敢以  
契入三后而退皋陶也乃甫刑忽易以伯夷降典折民爲刑推  
爲三后而皋陶不與漢楊震孫賜遂以皋陶不與三后恥拜廷  
尉之官不知此甫刑之大繆也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  
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甫齊許見崧高詩毛傳國語史伯言姜爲伯

夷之後許爲大岳之肩是甫侯之置皋陶進伯夷代列三后者  
私尊乃祖假王命以寵先靈穆王蠶荒誠哉其蠶荒也夫成天  
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流耀悖大唐虞夏商周而外楚爲  
重黎祝融之後嬴爲伯益之後而伯益實庭堅之子禹薦益於  
天孰謂大理官不列三后乎史記秦之先始於大業大業生大  
費與禹平水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  
隱謂大業卽皋陶大費者伯益卽皋陶之子又列女傳陶子生  
十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卽皋陶子伯益也至皋陶之後  
兼封英六楚人滅六臧文仲謂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者猶周公  
之後自魯外尙有凡蔣邢茅胙祭也漢書古今人表只柏益一  
人並無伯益柏翳分二人之說甫侯自侈其家世而天之所興

皇清經解續編 卷之十一  
人力不與伯夷姜氏之後滅於陳田卒不能與皋陶伯益爭衡  
夫子以秦誓繼甫刑知皋陶伯益之後將繼稷契禹而代興也  
惟王變而霸道德變而功利此運會所趨卽祖宗亦不能聽其  
不自變

何謂微誼二曰古今氣運之大闔闢其在顓頊乎開闢之初聖  
而帝者以天治不盡以人治純以人治者自顓頊始大戴禮武  
王踐阼記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聞乎師尙父曰在丹書班固  
典引注蔡邕引尙書顓頊河圖大訓在東序顓頊卽顓頊之丹  
書也大訓卽箕子之洪範也武王聞洪範於箕子聞丹書於尙  
父故一陳東序一陳西序其願命經文與蔡邕所引異者今古  
文之別也

今書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東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西序蔡邕引尙書則顓頊與河圖大訓皆

在東序而西序無河圖今書河圖在  
西而東無顓頊各存其說以志缺疑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人治

不始自唐虞始自顓頊絕地天之通乎生民之初天與人近天  
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  
政欲有語於民則有傳語之官或以龍紀官或以雲紀官或以  
鳥紀官龍鳥雲所以通天地人之上下者也有擾龍氏豢龍氏  
斯有乘龍以御天之氏斯有乘白雲以歸帝鄉之氏斯有騎箕  
尾上升爲列星之氏能紀雲龍鳥者天之所覆皆得而治之其  
政令災祥禍福一以天治而不純以人治變帝皇之統者顓頊  
始命北正重司天絕天不通民命南正黎司地絕民不通天於  
是天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紀遠乃紀  
於近純以人治不復以天治於是王者號令賞罰不盡與天之

五福六極相符禹治水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禹元圭故能  
殺使五符號爲神禹自禹而後未之聞也其德不足以合天其  
道不足以範圍彌綸乎天者則不足以通天地人之道天地日  
尊人日卑乃以造物功歸天地故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  
爲神名山川爲示名天之人亦爲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  
人也非是則毛羽角翹肖之族非人形則非人亦人與天之部  
類而已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紀遠則紀其極近可知者曰三  
萬歲曰萬八千歲人日促天地日壽於是又以悠久不做歸之  
天地若曰人與天可相通也人與天地同壽也天地與人同做  
也則啞然羣不信皆由地天之通絕也於是釋氏之書專談六  
合以外天治之說又以因果報應通人治於天而論者猶有取

焉謂其足以輔王政之窮此上古中古一大升降闔闕夫子刪  
書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復以天治雖天地亦不能不聽其自變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二

書故自書更以八書不書以天創轉天賦亦不始不盡其自變  
無點其以以無王在之類也上古中古一大其制固固大千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書古微十二  
邵陽魏源默深著

書大序集義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歷試諸艱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協居方作汨作九其九篇稟飶

江聲曰帝謂舜也釐下土方而居民于其方所別其方之  
所生分其種類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各志其利其民其  
畜其穀之類是也汨治也其讀為龔龔給也稟飶之誼未  
聞此篇汨作九其孔氏逸書有之稟飶則孔氏逸書亦未  
有也書大傳九其佚篇有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毋  
敖源案九共之篇疑卽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卦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為  
三墳五帝之書為五典八卦之易為八索九州之志為九  
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其風土為九其九篇  
稟飶者亦謂所產土宜禹貢之書卽禹承帝命而陳之特

書古微十二

書自夏史故  
為史臣詞也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

末三字缺文  
據江注補之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此篇呂覽諸子或以為禹事或以為帝相  
事傳文異詞皆與書序不合別詳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過

過地名也偽孔古文妄改為歌字之借也五子即五觀江  
聲注太康啟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  
不堪帝事降于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穆王嘗多解曰其  
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无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  
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曰帝啟十一  
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  
歸注武觀即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離騷曰夏康娛以自  
縱不顧難以圖後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言太康仲康兄弟

更立是為五觀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國語楚語士  
亶曰啟有五觀韋昭注為太康兄弟五子逸周書嘗麥解  
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離騷王逸注云啟子太康  
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情縱欲以自娛樂不顧患  
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此皆  
五子即五觀不肖之證偽孔反以五子為賢述禹戒以作  
歌不知書有典謨誓誥訓命從無歌體妄之甚矣至太康  
失位之事殷本紀不詳惟左氏襄四年魏絳言于晉侯引  
夏訓曰有窮后羿方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龍圍而用寒浞以為已相泥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其民  
而虞羿于田殺之窮石以取其國夏之臣靡奔有鬲氏泥  
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有窮遂亡又即虞人之箴所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  
國郵而思其塵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者也又史記  
吳世家伍子胥諫吳王夫差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滅斟  
尋滅夏后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姪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  
康為有仍牧正有過氏又欲殺少康少康奔虞有虞思夏  
德于是妻之以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復聚  
收夏眾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緒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是有過氏為夏后太康仲康之賊臣至于  
太康之兄弟同失侯國者或作武觀或作五觀竹書紀年  
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墨子  
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墨子  
非樂篇于五觀曰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湛濁乎酒渝  
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案此所引蓋五子  
之過佚篇文也武觀即五觀則尚書逸篇之名也始則澆  
滅灌尋處澆于過繼及少康滅澆于過皆地名也啟子五  
觀隨兄太康失國其之過者往邊地逃難也孔子錄此篇  
表少康一成旅中興之由至段氏不以觀為人名而以  
為地名則齟齬不詞蓋以人往某地可也以地往彼地不  
可也至少康中與必有誓誥則文獻無徵夫子亦未由補  
焉錄

### 義和淫泆廢時亂日肩往征之作肩征

江聲曰義氏和氏伯仲自唐虞夏商世掌歷官史記述以  
此為仲康之世顧命肩之舞衣則與兌之弓和之戈垂之  
竹矢鄭注謂肩兌和垂並以古人造此物者之人名其器  
也肩兌和雖不可考垂則舜時共工之名可見亦人名即  
是此序所稱矣偽孔與鄭立異故以肩為國名且造偽經  
曰肩侯又以堯典子肩顧命肩之舞衣亦皆為國謬之甚  
矣孫星衍曰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肩征云篚厥元黃昭  
我周王郭注爾雅亦引肩征之篚厥元黃釗我周王釗者  
釋詁云導也昭者釋訓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國語  
忠位為周非商周之周也與孟子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  
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見林惟臣服于大邑周各自  
一事偽古文假造泰誓亦引此文則從孟子附會也

###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疏引鄭注云契本封國在太華之陽江聲曰國語周語  
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注元王契也自契至湯十  
四世而有天下聲案八遷者契始居商一遷也二世昭明  
居砥石二遷也三世相土居商邱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  
其餘四遷未聞帝告謂北方元帝為元王契所自出說見  
鄭君禮註告即誥字釐沃者理亳之土地使肥美故篇名  
稟飭源案鄭注契封太華之陽謂今之商州戰國時  
曰商於符史記三代皆興西方之義江君尚未悉也

###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江聲曰事見孟子然竊疑之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食  
乎至此乃攘童子之饋餉行同餓李乎且越境而耕朝往  
暮返餉者日再勢有不能蹊田奪牛不情迂詐毋乃齊東  
不經之諺乎孟子質言無疑書序亦言不祀姑存其說以

等史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房

作女鳩女房

江聲曰醜惡也孟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趙岐注伊尹為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義湯為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注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江聲曰夏社篇蓋責讓社神之詞疑至臣扈二人名馬融曰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三篇皆亡不可攷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編次未聞

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陲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也地舊在潼關之內為湯兵自商州東出渡河出山必經之地鳴條有三一為桀與湯戰之鳴條皇甫謐謂在蒲州安邑西有鳴條陌或謂在陳留平丘有鳴條亭者二為桀所放之鳴條呂覽簡選篇曰湯逐夏桀奔走自鳴條乃至巢門淮南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放之歷山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又再徙方至南巢則地在合巢縣有焦湖鄭康成注所謂鳴條南夷地名者也湯未逐桀至南巢時先伐昆吾三朧三朧在今山東定陶其地皆在東南南至舜卒于鳴條則即所葬之蒼梧與伐桀兩鳴條無涉故孟子謂舜東夷之人以與文王西夷對舉耳

湯歸自夏至于太甲仲虺作誥

史記湯歸至泰卷仲虺作誥江聲曰大甲殷本紀作泰卷蓋聲之轉也仲虺一作仲虺即說文壘字歟定公元年左傳曰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荀子堯問篇文作仲虺楊倞注亦謂湯左相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成有一德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與此序同堯典正義引鄭注亦同皆古文家說也咸有一德是成湯書故古文皆次湯誥後偽孔別撰咸有一德作伊尹告太甲而以次太甲之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朥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公六

江聲曰續漢書郡國志沛陰郡定陶縣有三朥亭當在定陶也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征是三朥又引伊訓載俘在亳蓋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能引之也

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注引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江聲曰書曰明居者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江聲曰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是湯沒之後非即太甲元年其時并外丙仲壬及居桐之年數之距湯之沒久矣而偽孔以為湯沒太甲即立稱元年謬妄之甚此三篇必皆稱述成湯以訓嗣王之詞伊訓是述湯之大訓肆命是陳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三篇皆述成湯故合為一序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

三篇

江聲曰經云放桐歸亳事見孟子思庸者偽孔傳釋以念常道姑用其說

茨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茨丁

殷本紀載帝太甲稱太宗太甲崩子茨丁立江聲曰訓之為言順也謂順承伊尹之事源案此當謂以伊尹之事訓于百寮也非順承之順

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江聲曰殷本紀載此序而繼之曰太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之太戊從之而祥桑林枯死而去伊陟帝太戊贊像徙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至伏生大傳又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共為高宗暨祖已之事劉向五行傳亦同此傳聞異詞當以書序古文為斷楚詞巫咸將夕降兮懷靈精而要之國語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語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是使制神之  
 處位次牲器時服然則古之巫靈矣咸為巫官故伊陟為  
 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也史記曰巫咸治玉家有成作咸  
 又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書文重字不再言  
 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集古錄載齊侯鍾銘其文有再言  
 都俞而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此亦當云作咸又止  
 于咸字又字下各有二畫又云作太戊而于太字戊字下  
 各有二畫是為咸又二篇太戊二篇合為四篇如虞夏書  
 敘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之例耳俗儒疏忽不察誤作單  
 文專屬大敘而咸又遂多二篇太戊遂無其目台兩二為  
 一篇而專情巫咸禳祈禱至四篇之多者乎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  
 作原命則是原命篇為伊陟所作不應別有伊陟篇矣史  
 遷嘗從孔安國問故史記所載多古文說此云太戊贊  
 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此語必依經文為證然  
 則原命之文史遷親見之安得復有伊陟篇乎蓋俗儒于  
 上序誤闕太戊篇因於此條增伊陟之文以合百篇之數  
 原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  
 之故曰原命馬融以庶為臣名亦非是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仲丁書缺不具

江聲曰史記太戊稱中宗中宗崩仲丁立囂作敖酈道元  
 水經注沛水又東經敖山此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  
 上有城即殷仲丁之所遷也詩鄭箋敖鄭地今近滎陽然  
 則敖囂聲近段借此序之囂即車攻詩之敖矣史記言仲  
 丁書缺不具者漢初仲丁尚有殘篇遷得見之故  
 但云不具不然百篇亡者多矣何獨此云不具乎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  
 位三年立弟仲壬在位四年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  
 湯適長孫也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  
 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已立帝雍已崩弟  
 太戊立伊陟為相而河亶甲不知何世乃史記三代世表  
 云帝外壬仲丁弟帝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  
 帝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案此二文絕不可解若河  
 亶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以前尚有河  
 亶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之後則太甲父丙壬為二世太  
 甲子沃丁太庚為三世太甲孫小甲雍已太戊兄弟為四  
 世共距成湯為五世共閱此九君其中並無河亶甲史記  
 乃忽以河亶甲插入仲壬之後太甲之前然則書何以在

太戊之後在太甲曾孫之列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仲丁遷囂之後乎仲丁太戊子則且在元孫之列乎以此觀之則河直甲斷斷為仲丁以後之君斷斷非仲壬之子明矣斷斷不能在大甲之前明矣史遷之語與編書序者之顛倒何迥出情理外竟至是乎前儒不足道近日江君書序考訂至密乃于河直甲亦襲錄史記世表之文無一語疑議何為乎甚矣經義之零闕之不勝闕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已詳書古微本篇

高宗夢得傅說百工夙求之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

宗之訓

史記釋載此篇民作毋禮乎棄道劉向五行志鼎為宗廟之器主器者莫如長子示繼嗣將易也蓋西漢今文家說辨詳本篇馬融注以典祀毋豐于昵昵考也謂禰廟也此東漢古文家臆造之說如其言以豐禰廟致變異則雉何不升于禰廟之鼎而升遠祖湯廟之鼎乎別詳本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源案戡者之年當從大傳在文王受命專征七年之內在國策文王因歎鬼鄂之死囚羸里之後乃自鄭注以來多誤會書序以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果如其說何為而得出囚又何為反受命專征乎語詳書戡黎本篇今不復贅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此馬融本為史記作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本篇詳載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三篇

江聲曰經言四月序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為十二年之一月其或然歟源案史記周本紀載太誓首篇九年觀兵至孟津之事中篇為歸工年誓告諸侯將士伐紂之事下篇為十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書序之十一年一月戊午也何為有十三年與受禪于紂連年之說乎別詳書泰誓本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毋野作毋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職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周本紀全載克殷篇之文是安國古文尙有之當爲武成上篇而孟子所引血流漂杵當在周本紀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開武王之下又歸狩一作歸獸樂記有散馬歸牛之文孟子有驅虎豹犀象之語而逸周書世俘篇尤詳其事漢書律歷志並引武成篇二月旁死魄以下八十三字卽今世俘解之文則世俘解當爲武成下篇又論語周有大賚以下數行亦似武成佚簡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

武王以十一年克殷至此逾二年矣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臣周去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周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先後歲月之最明矣不知江君何故有武王十三年克殷不應箕子卽能受封往返之疑而其于泰誓下篇明書十一年又直認爲十三年之事與經文全不相顧此等游譚出自夙學真不可解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江聲曰邦古封字也周本紀言封諸侯班宗彝是以邦爲封康誥敘云邦康叔正義謂古字邦封同是也

西旅貢獒太保作旅獒

鄭康成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各推疆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康成曰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卽位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康叔得嘉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子東周公

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伏生書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禾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康成曰三苗同為一禾此今古文  
東妹家言大異同歸熾請天子命東妹歸周公于東風公

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命

江聲曰邦古封字源案此序康叔下當有

成王在鄆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伯禽二字方符左傳祝鮀語別詳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无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此篇召公以耄思引退周公以天壽平格歷引前代老臣與國同休者為勸留其共濟自馬鄭注以私意誣經今別

為詳辨于本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周本紀作薄姑薄姑齊地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

歸在鄆作周官

鄭康成曰自成王政篇至此篇皆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此皆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源案前伐管蔡定殷邦乃用兵之大事故彙敘于前此則踐奄遷蒲姑特安置餘孽非彙敘于後

周公作立政

偽孔假作此篇次周官之後鄭本立政在周官之前見堯典疏引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春秋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舊序脫在穆王書內今移之于此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賓王畀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公在鄆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

書大傳曰周公復辟三年之後老于鄆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

臣于成王公薨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首于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成王不葬公于周而葬公于畢示天下

明有功臣也所以請葬于畢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成周東郊作君陳

鄭康成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源案觀此序而周公君顧篇之用心見矣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作冊畢公各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書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敘相應知彼逸篇非此也惠棟又謂逸書有問命無畢命然則畢命為冊霍侯問命為訓太僕正各為一事而互錯之故書與序不相應與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翳為周太僕正作翳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都不開作棗誓

衛包改棗為費指為費邑謬妄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率師敗諸殺還歸作秦誓

書古微十二

秦獻祭公解 周書第一一篇附錄 穆王佚書一篇

平王案禮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願命曰汝毋以小謀敗大作毋

呂命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所引即

此篇也葉公乃祭公之諱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子思弟子

習之則此書非出汲冢而夫子當日必見之明矣國語穆王將

懲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懲王荒服者不至左傳昭十二年楚子革告靈王曰昔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情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

魚王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

烈王是祭公以周室宗喪為穆王所嚴憚雖其後耄荒作甫刑

不能守祭公遺命而此篇君臣告語懇摯儼有三代上謨

訓之風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今東晉偽

古文辭之當黜而論者尚謂其多彙格言莊論止須別編不

大商許與真尚書同次第為無傷世道況此真佚周書今日得

之得不如獲典寶乎謹錄甫刑之後文侯之命之前存古

籍焉

玉若曰祖祭公 孔注祭公周公之後 昭穆於穆王為祖 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

疾威予多時溥愆 次字未詳疑有譌孔注溥大也言 昊天疾威于我故多是大災愆 我聞祖不

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 不

即不淑也古文弔字象與叔象相近故往往段用詩 祭公拜手

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

所勗宅天命

孔注謀父名言我魂在于天必死猶能明知王所問君天下之事

王曰烏乎公朕

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上帝度其心寅之

明德

孔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故能起侯服而寅明德于其身也

付俾于四方用應受天

命敷文在下

付俾猶賦與也天既文武以明德乃遂付界以四方受命于天而敷其文德于下土也

我亦

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于文武之蔑

申者申告也君奭篇曰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言文王以其精微之德降于國人蓋文王周公至祭公

世有有精微之德非事功表暴之比也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

大商之眾

龕與堪同將奉也夷居大商之眾者謂平滅商民而居之也

我亦惟有若祖祭公

之執和周國保又王家

言祭公能則其中和之德以輔治周室

王曰公稱丕顯之

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

孔注稱謂舉行也昭考謂昭王穆王之父王曰公毋困我哉俾百寮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

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殷

孔注言三公百寮皆在此問疾公若不教以同心輔政則是困

我公言信如王所詔必令畢力桓桓于民事俾其登般樂也

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

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惟文武受之

此下敘文武開國文王伐崇密載黎武王克殷語多

重復非中葉追述祖德之體亦非寢疾對君咨訪之體謹節去三行俾歸簡要而尊經誼也

不惟周之開基

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

烏乎天子三公監于夏殷殷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

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

孔注天子為大宗旁建宗子則

諸侯也以夏殷為戒則大無後難之遺守其序而終之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

公曰烏呼天子

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已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變

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變御士疾大夫卿士汝

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又萬國

四句與緇衣所引同

義不煩詳釋惟家相句緇衣所無孔注謂陪  
臣執國政也以上告穆王畢以下告王公

汝無泯泯勞勞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我先王我亦惟不

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孔注先王即昭王

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也

源案先王險難似謂昭王濟漢膠舟之事然當穆王前而及先

王之遭變無此對君之體又以自免于難為幸烏乎三公子維

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故保勗教誨之世

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此書末又教其子也康安也子欲保其

可姑息之使王拜手稽首黨言孔注黨讜同王拜受祭公

芮良夫解周書穆王書附第二篇即逸周書芮良夫解也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若此書芮伯自作不當稱若此

也孔注因下文有謀若之語謂其皆順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

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

言允效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以上舉前為

厲王咨女烏乎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

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專利謂

也作威謂虢公長父也周語芮良夫諫用榮夷公墨子言厲王

染于榮夷公虢公長父荀子成相篇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

夫之難厲王流于彘故蕩詩刺括克之臣疆禦之臣即刺二人

也荀子孰公乃虢字形譌虢公為厲王將兵伐淮夷伐熊渠伐

西羌所謂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者也榮夷專聚治亂信乎其

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

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

不知后惟其怨孔注言民不從上命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

敵眾后其危哉

此憂其必有流汾之禍也

惟家畜如之

孔注家畜犬馬人養食之則擾服不養則

畏人亦如民情也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是不懃德以辟難下民

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不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

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惟國人

言

侯中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有奸雄能突起周鼎者所患其惟國人而已此又明指其汾彘之禍在旦夕也

烏乎惟

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

乃曠禍翫哉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曰曰

孔注安危利災弗知戒惕

又不知悔改向不知王之所定況貪諛之人者乎

惟禍發于人之悠忽於人之攸輕曰

不存焉變之攸伏

孔注禍伏于人

爾執政小子不圖大難偷生

苟安爵以賄成賢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

哀哉

孔注賢者持默以逃害小人佞詔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為之哀者也

我聞曰以言取人人

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

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

自謂有餘吾謂爾不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

及無曰予為惟爾之禍

案芮良夫之詩夫子既取人大雅矣此篇斷無不見之理

且其忠告憂勤疊疊乎成康周召之遺與無逸君奭相表

裏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不此之取而取

彼何哉即秦誓亦一時悔殺之敗而三次報復濟河焚舟

顯存王霸之分且時代亦遠在西周之後何為殿彼不殿

此耶此皆不可解者姑附諸穆王之後以雪偽古文之憾



